

鶴巢詩存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忻君紹如長余四歲余於其卒也既爲詩以哭之其子燾一日以文存四卷詩存一卷攜以眎余余兄事紹如者也自庚午始輯四明叢書爲余草凡例洎後有所疑輒往返商榷茫茫墜緒得紹如搜編者亦多矣孰意戊寅之秋與之一別遽作古人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此歐陽子之所以致慨也紹如爲簡齋先生次子生十七歲而孤每念庭訓有曰學猶殖也厚其培而去其害時至則熟焉剽竊以爲工涉獵以爲

鶴巢文存 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能雖有弋獲譬之雨集溝澮有立涸焉耳故其爲學務求根柢及爲董孟如先生壻益有志於文然偃蹇者且十年壬寅始舉於鄉甲辰始通籍出宰皖江補桐城未之任一署望江縣事辛亥後匿跡銷聲編詩見志晚年客授海上不求人知觀紹如跋玉几山人匪窟悲思記可以見其生平矣自號鶴巢子其有取於丁海巢與否余不得知顧鶴陽鳥也而遊於陰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又何巢之有其所謂巢詩巢耶抑文集耶今鶴去矣而詩與文固猶在也則謂之有巢也亦宜且其居官

也相隨者槩鶴耳遁而山林則清遠閑放鶴巢之名固
紹如當之無愧色獨恨飛鳴而過我者不見其處而羽
衣蹠躡僅於文字中遇之爲可歎耳其爲詩也發乎情
止乎禮義然郊島之流亞也其爲文也重義法不稍苟
如其人焉此非余阿私之言也一生盡力於文而視鄉
獻如性命董孟加先生輯四明清詩略旣爲編訂更復
續纂之一一著其小傳完成有清一代吾鄉詩人之局
而延臬堂謝山耆舊之緒有功枌社其尤大者也嗚呼
可以傳矣余旣刻其詩文以覆其子燾更序之如此時

鶴巢文存

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世愚弟張壽鏞

鶴巢文存目錄

卷一 論辨

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論

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論

唐太宗盟突厥於便橋宋眞宗盟契丹於澶州論

開元四年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論

元代分封諸王論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義

周唐外重內輕秦漢外輕內重各有得失論

鶴巢文存

目錄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

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

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智識

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尙武之精神

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

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

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

之教育也三者孰爲最先策

三國志帝魏辨

岫巖碑諸說異同攷

青衿城闕解

富弼奉使如契丹請易書而行論

卷二 序跋

亦政堂支譜序

續修支譜序

姜氏創立族譜序

四明清詩略緣起

國學生麗泉公八秩開一大慶之序

鶴巢文存

目錄

族兄如意老人七十晉九壽序

夏伯瑾太史七十生日贈言

方君式如明經七十壽言

谿上費瑚卿廣文七十贈序

久敬說贈顧君元琛七十生日

徐君衷白七十壽言

林君芝浦七十生日贈言

徐君弢士六十生日序

蔡君仲衍六十壽言

說器贈張申之同年六十

慈谿張節母楊太孺人五十壽言

千秋金鑑錄書後

晦廬跋

匪窟悲思記跋

卷三

傳志

族曾祖母王太孺人傳

先文學府君家傳

張藜齋先生家傳

鶴巢文存

目錄

三
約園刊本

顧君猷嘉譜傳

盛節婦費孺人傳

先母陳太恭人行述

姜君炳生行述

黃泥畧阡表

先府君墓柱文

清故州同銜國子監生張君墓碣銘

故內閣中書副貢生方君墓志銘

明經張君墓碣記

重修潺浦廟記

寧波錢業會館碑記

四明公所甬北支所碑記

毓秀義塾記

虹橋別業記

芝軒記

陳氏涵齋山莊記

卷四

雜著

高祖使陸賈賜佗印爲南粵王賦

鶴巢文存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擬謝希逸求賢表

復雪麓同年尺牘

董公鄧耘像贊

曹君蘭彬像贊

方君式如明經哀詞

金允升先生哀詞

題盛小吾先生畫

梅占春小傳

鶴巢文存卷一

清鄭忻江明紹如甫著

論辨

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論

漢治多用黃老之術而獨至宣帝不然黃老之爲治疏節闊目崇尚簡易其流弊至於一切廢弛文景之世不如此之甚而古治之不復卒亦坐此然則周密文峻任法而治較勝於簡易乎曰滋不可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宣帝起於側陋知民疾苦讀政平

鶴巢文存 卷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訟理一詔藹然仁者之言而又增小吏之秩復功臣之後迹近寬大獨其弊吏之政流入苛深夫弊吏者朝廷之大權也總於天子分寄於大臣幽明黜陟得其當而已必欲以一人綜核則不能不多爲之法以防制之拘攣之使大奸有所不能踰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夫果恃此法令而可以制治清濁豈非弊吏之善政然而黠者舞文巧者欺飾弊常出於所防而患每中於不覺若膠東相王成以僞增戶口賜爵矣趙蓋韓楊之誅人或冤之矣賞罰之失當名實之不符竟出

於閤密文峻之世則治具果安足恃乎而徒使當時諸臣如魏相丙吉于定國輩兢兢奉法懼於獲戾無能大有所設施斯非帝刻覈之過耶向令帝非以法令爲重則小臣無所欺隱大臣得以有爲一心一德共圖上理其治效宜有加於文景惜乎有復古之資而帝不善用之也雖然輕典重典用各有當漢之吏治未壞也而偏重法令轉益其弊故吾以爲過若夫臣下泄沓羣吏玩弊之時則又惜不得如宣帝者而爲之君也

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論

鶴巢文存

卷一

一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蒼非大臣器也史盛稱其主計之才而於相業則無聞甚矣史無溢美之辭也蒼之領主計屬於蕭何原其職守當如周太宰之有小宰與司會職內諸官抑其時設官未備而高帝善疑特使蒼領此職藉以分何之權歟是皆未暇深論獨怪蒼爲相十餘年豈無一二事可表見而史第津津於此何哉史稱蒼好書善算嘗爲秦柱下史始歸漢從沛公略地積功封北平侯及遷爲主計典校郡國簿書以列侯居相府者四五年於茲夫簿書之職具臣之事也史之著此猶曰是趙魏之老不可

爲滕薛大夫云爾豈竟以工於書計賢之耶況漢初功臣差等首從起豐沛之人次從入關次從定三秦蒼固從入關者蕭何爲相而蒼乃以列侯主計有以知其無大用之才矣其後所就不過比定音律而又專於信已沮公孫臣之進言闡於知人不能察中候之爲奸利史於蒼之所短皆直書不諱蓋以蒼本文士無幹濟之略其所長者特好書善算而已吾故曰非大臣器也或曰漢之度支領於丞相主計之職亦度支郎中之比固權要之任也蒼之領此能當其職乃異時入相之資史公

鶴巢文存

卷一

三四明報書

約閱刊本

蓋賢之矣然則當文帝之世庶事草創制作將興正可以有爲之時何以一無所表見而史但著其短哉蓋漢初之置相多用舊臣往往才不當任蒼罷免後申屠嘉以次進用彊毅雖過於蒼而病無術學讀史至此因歎漢世之無大臣而並以見史公子奪之嚴也

唐太宗盟突厥於便橋宋眞宗盟契丹於澶州論中國之於夷狄有以恩結之者有以威脅之者所謂威非徒兵力之強也其國本人心必有深固不搖之氣譬於無形而奪以先聲而彼始駭然以懼否則輕舉妄動

雖有兵力無濟故親征之舉有成有敗唐武德九年突厥入寇至便橋太宗出禦之懼而受盟宋景德元年眞宗以契丹內犯親幸澶州虜知有備亦帖然就誓此皆脅之以威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弭禍於俄頃之間夫虜懼不濟而天子一人之威足以懼伏之而有餘親征之舉固禦夷之上策歟然而明之王振襲其已事徼倖一時卒致喪師辱國爲天下僂笑何哉今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矧以大君之尊親臨行陣庸敢無所恃而爲此

鶴巢文存 卷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唐宋之世師武臣力什倍於明而國本人心尤能自立於不敗雖當時舉兵決戰亦無難燿突厥之師而平契丹之壘況臨以猝然之威豈有不懼服者哉唐宋君臣老謀成算非王振輕於一擲之比也嗟乎夷狄之患無代無之吾苟有足恃與戰可也與和可也苟無足恃則與之和而自修其政自息其民可也蓋自古國家未有無政與民而能絕夷狄之患者唐之盟突厥也不數年而旋滅之宋自澶州之役歲幣日增而爲患仍未有息則以當時之國本人心其盛衰亦較異耳有國是之責

者宜深維至計毋徒事賄和毋輕言決戰天下其庶有
焉哉

開元四年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論

以資格用人以循資格限用人之人而求選敘之無濫
不可得已選敘既濫而求應選者之於治有效於民有
濟亦不可得已命匠氏以治材不問所習而第其姓名
以爲高下引重之馬不齊其力而但別其羣以充選則
工必傷斲馬必斃駕用人之道亦然故欲整吏治必自
慎銓選始唐代銓政並歸吏部吏部留放率循成例

鶴巢文存

卷一

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元四年以選敘之濫召縣令試理人策至有放歸學問
者夫以盧從愿李朝隱雅負時名典選稱職而冗濫如
是則其餘可知裴光庭循資格之說當時尙未行也而
做壞如是則其後又可知此豈一試之所能振刷哉今
夫守令之黜陟懸於吏部吏部之賢否決於天子誠得
其人則畀以專權不格以常例天子寶其成而已而又
設考課之員嚴稽察之例令而賢也賞及於吏部其不
賢罰亦如之大權之所寄賞罰之所及銓選之際抑豈
有不周詳審慎者今不得其要領欲挽數百年之積弊

於一試之頃卒之冗濫猶是敝壞猶是雖其後分爲十銓親決試判而積習仍如是然則一時之釐正果何益於吏治乎且當時所謂理人策者尤不足信詞理如韋濟而不聞以循吏稱毋亦崇虛詞而鮮實效者耶夫不除資格則士多冒進不責成吏部以慎銓選則人樂因循而徒以一試警厲之宜其不足以慎人而吏治亦無由整也嗟乎五季之衰仕途冗雜士薄外任至不肯注雖唐世猶然開元初政極意更張乃不重責成而吏部非才終以循用資格爲便銓政之壞果遂成爲世變哉

鶴巢文存 卷一

六四明叢書
初編 刊本

可憫也已

元代分封諸王論

藩鎮之禍漢唐以來視爲厲階議者創爲沿邊封建之說以爲足以輔郡縣而無弊然而地小不足以資控制地大則足以生亂階如元代親藩並王塞外而數傳以後竊奪相尋爲患之烈不減漢唐之世則信乎封建之難行也元之疆域奄有俄羅斯東西之地西偏諸部卓齊特用兵於前巴都及轄魯征討於後所得部落卽子鎮撫諸王各安封域朝貢不絕屏蔽京畿世享其利矣

其東偏則自太祖時已總版籍太宗分王子弟北極吉
利吉思南盡謙州益蘭州封地之廣幾徧朔漠至世祖
平宋並各予以內地食邑建親之典至優渥矣而不數
年閒乃顏首倡叛亂海都諸王相繼而起蹂躪於東部
者七慮數十國備禦征討垂三十載至元貞七年都幹
及海都子徹伯爾始罷兵入朝諸王叛者亦相率來歸
於乎何其服之難而叛之易哉豈處之未得其宜耶抑
帝王子孫皆不肖如卓齊特轄魯之後之累世朝貢固
僅見耶此有元一代封建得失之林也且夫爲封守計
則邊徼之地誠宜建立藩鎮以資翼衛然既假之以土
地授之以甲兵卽難保其不互相爭奪國家全盛之時
彼或捍禦外侮以徼寵命一旦陵夷必且有帝制自爲
者漢之七國晉之八王明之靖難同此轍也乃顏海都
地最大叛亦最先尤其明鑒後之人而必欲復藩鎮則
賈生眾建少力之說固不易之論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義

大學首章聖人明學術之大本政治之常經而卽以定
教育之宗旨蓋天下之凡爲教育者無以易此矣教育

不正宗旨不明於是有害本驚末之弊有欲速之病有偏至之蔽故夫立學之始不可不審也三代以上治與學合一自庶民之俊秀至天子之元士無不入學名物象數少儀內則既舉之小學矣選入大學則致意於大原大本盡在我之性以爲體明在物之理以爲用所謂德卽天命之性五常之德也所謂明卽率性而行之也格致以牖之誠正以閑之至於身修而德明矣而可推之家國天下矣夫古人之勲勳爲此者凡以爲家國天下也凡以爲民也民亦有德德亦宜明革其舊習以復其固有鼓之舞之以盡其性故曰明明德於天下新亦明之謂也二者既具而其要尤在於得止蓋天下之道不立其極則或倚於一偏爲我之無君兼愛之無父皆一偏之弊至善者大中至正之則明新之臻其極而無弊者也此皆大學之所有事也其道亘古今而不變其理合聖凡而同歸故曰在在者取必之詞也蓋聖人教育之宗旨如此今天世運雖殊學則一也學術雖殊道則一也講藝事而不先尊德性弊在爲末興人才而不先育民行弊在欲速二者交蔽是曰偏至均非古者大

學之道也古之大學釐然有當秩然有序確然而不可易蓋先聖哲王千百年相傳之道非孔氏一人之私言也得其道而明之庶乎教育之有成也

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失論

行封建之意則治飾封建之名則亂此古今世變之大較然也若周若唐若秦若魏皆其已事也自周以上人君制治未有不行封建者至暴秦而大變之二世短祚禍亦較烈魏之世侯國置防徒寄虛位其制更劣於秦而其間若漢建七國晉封八王則皆飾封建之名者也論者謂唐之藩鎮治最近古而吾猶以爲飾其名而無其意故終不能以已亂然以較秦魏之孤立無援其得失抑不可以道里計矣今天下者非一人私之而卽能以永保者也各其所有剗印不予秦以趣其亡削奪羣藩禁制已甚魏以速其斃由君子觀之皆匹夫之智耳聖人者有大智焉眾建諸侯世其爵祿俾各治其治以成吾之治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故與其使天下有內重外輕之弊毋任使後世有外重內輕之弊此聖人制治之術也周之初制分土錫爵大小相維王畿之

內六軍萃焉雖有桀鷲猝難生變蓋內外之勢均矣東
遷以降王迹旣熄天王綴旒然延祚猶數百年其失也
非封建之咎也唐府兵之設重內制外可謂盡善初亦
未有失也自天寶之亂四方精銳盡在西北朝廷無以
自固而外重之勢始成重以遙授兼領之紛更父子將
禪之僭襲大權旁落羣囂不靖唐祚之移實基於此且
其弊尤在不予以傳襲夫旣置之沿邊以固疆圉則宜
世其爵祿俾各治其治而乃紛紛更代以開希冀卒至
稱兵抗詔自相傳授叛將降臣迭起爲患吾故曰唐之
失亦飾封建之名而無其意者也而論者乃謂周弱於
封建唐亡於藩鎮夫不究利害之本末而徒以其害而
已則天下亦安有所謂善法哉然而周與唐傳祚久遠
無草竊之猝發無篡逆之內變終愈於秦魏之世徒以
快一日之專制也宋至靖康始立四道金至興元猶建
九公彼其末造尙用是以持其後則信乎周唐之制之
爲慮遠而所失輕也然則處今行之可乎曰誠欲泯輕
重之弊則莫若寓封建於郡縣重守令之職復世官之
法先以邊徼次及內地有周唐之利而無秦魏之害是

所謂行封建之意者也而獨如積重之難返何哉

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智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尙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爲最急策

鶴巢文存

卷一

十四明叢書

物圖下4

今之世學戰之世也學戰之操勝數厥有三因有精神以鼓舞之有法制以歷練之有技術以便利之然而三者之中精神爲要無精神則亦無法制技術今使有一學境於此其於理想界政治界格致界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賅則必其人之精而明疆而固者也有一國勢於此其於理想界政治界格致界無一人弗精無一人弗備則必其國民之沈而毅專而一者也故夫國民者孳乳人才基礎實業者也近今東西各國公私學堂率以萬計法制之密技術之精論其作用大率從同願皆

有其國粹主義自爲準的而非他國所能假借雅典之
尙文斯巴達之尙武古代無論已以近時列強言之英
吉利則注重德育體育者也其學科與程度較遜他國
而絕大之學術家政治家出焉蓋教育之宗旨不在形
迹而在精神也德爲新造之國前倡民族主義後爲民
族帝國主義凡所組織能令其民愛國與自愛之心聯
爲一體亦教育之最勝者也而日本之大和魂沿流於
斯巴達尊王尙武使一國如一軍尤能吸取文明與歐
西列強並要而論之無非恃國民之精神而已若法之
學堂徒養官吏俄之教育務抑民權積弊相承無足比
數矣且夫國之所以有教育者爲國民也非徒爲一人
一事也教育之所以有效者以全國皆注重於此非一
人一事之烈也不此之務而羅致各學多爲門類以期
速就不必其學之果無益也試問誰教之而誰學之耶
匠石之成室也鳩工庀材大局旣定然後楹榑檁棟次
第交施若先謀楹榑之雕刻檁棟之藻績則必無完構
矣教一人習一事所謂藻績雕刻者也若興學而不急
先務雖法制技術事事具舉而國民之精神做靡如故

頑鈍如故有法無人吾未見教育之能有效也往者口本興學以爲西洋工技必合東洋道德而成吾中國相傳之道德優於日本矣誠去文法之已甚絕欺罔之積習以振起國民精神精神旣振人人嚮往士豈有不競於學工豈有不競於藝人才豈有不就實業豈有不興乎夫有教育而後國民可用有國民而後教育可施亦其勢然矣然而此豈一日之事哉

三國志帝魏辨

陳承祚作三國志帝魏不帝蜀後之議者蓋起此皆盲

鶴巢文存

卷一

十三四 朔錄書

約園刊本

人捫燭之談也夫承祚仕於西晉晉受魏禪如僞魏卽僞晉承祚之帝魏勢迫之也非其本心也觀之三國志中而釋然矣史例起於馬遷斷代爲史起於班固一代之書必有專稱如漢書晉書之類今不曰魏書而曰三國志是夷魏於吳蜀也不以一統予魏也蜀始終稱先主後主操則先稱公後稱王丕則先稱王而後稱帝明魏以漢臣而篡漢與蜀之始終稱主者迥殊至芳則稱齊王髦則稱高貴鄉公奐則稱陳留王丕帝其子孫以明不帝其祖父魏自明帝以後不載皇后與蜀之後主

兩后俱載者迥殊不后其妻以明不帝其夫曾帝魏而若是耶劉焉劉璋不附於袁紹呂布等列有二義焉一則不使魏之似正統也董袁羣雄既已無奈而列於魏志矣使二牧而同此例則竊據者全繫於魏不幾疑魏爲正統乎一則明昭烈之興先有驅除也二牧窺竊神器而慶鍾先主如陳涉項羽發難宰割而成於漢家也黜魏尊漢雖未明言而已可了然於心目間矣先主傳曰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父宏世仕州郡其統系何正也於操則曰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封費亭侯養于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所出本末明其爲宦官遺孽無足比數書帝系者豈有如此書法哉且論先主之德則曰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此帝王之度也於操則曰少機警有權數任俠放蕩此奸雄之略也於先主形狀則曰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而操無聞焉於先主符瑞則曰舍東南籬角上有桑樹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先主少時嘗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

葆蓋車而操亦無述焉此可見先主有天日之表圖鳳
之祥迴非操所能及也其爲帝先主乎帝操乎其評先
主曰宏毅寬厚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焉及其舉國託
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
也其評操曰漢末天下大亂雄豪並起太祖運籌演謀
鞭撻宇內擘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矯
情任算終能克成洪業抑可謂非常之人矣以高祖擬
先主而以韓白申商擬操試以兩評字字較量孰主孰
臣固不俟知者而始知也曹丕篡漢先有李伏一表繼
有劉廙辛毗等疏許芝復博引圖讖至一千一百三字
丕皆辭讓至於心慄手悼於是辛毗司馬懿等復上書
陳勸丕辭謝然後獻帝下詔禪位凡十三丕辭亦十三
獻帝傳所載至數萬言而承祚盡刪之至先主則悉載
劉豹許靖等疏疏中復言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其誅
丕之篡漢而許先主以人心天命之歸昭昭然矣況不
受禪則曰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卽阼百官陪位事
訖降壇成禮而反曰卽阼而不曰卽皇帝位曰事訖曰
成禮而反所訖何事所成何禮率略荒忽如不欲書至

先主則於許靖等疏明言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譏耶孟
光建立禮儀上尊號卽皇帝位於成都武僭之南而卽
備述其昭告之文鄭重若此曾帝魏者而有此書法乎
而不第此也漢書紀傳後有贊承祚用班例宜亦作贊
而乃改之曰評以魏吳皆亂臣無可贊也蜀雖從同曰
評而於楊戲傳中特載蜀君臣贊以表異之如非以蜀
紹漢焉用是蕪文哉夫欲以正統予蜀所最難者生時
一帝字歿時一崩字承祚以主字代帝而先於二劉評
內有慶鍾二主之語一主者高光也是先主卽高光也
復以殂字代崩而載諸葛出師表曰中道崩殂是殂之
卽崩也所謂放勳殂落者也承祚帝蜀之意更復昭著
矣而猶得訾其帝魏耶要之三國志中無一處不寓帝
蜀之意而其名爲帝魏者勢迫之也豈其本心哉

岫嶼碑諸說異同攷

岫嶼碑始出於南宋明時尤著宋以前僅見歌詠而已
碑之本末則楊升庵集湛若水甘泉文集汪師韓韓門
綴學皆嘗辨之所見所聞各有異辭亦攷古家一大疑
案也夫夏世藝文至今罕存矣是碑歷四千餘年之久

顯明於世刻之者十餘家

楊慎安如山楊時喬容璠張襄毛會建李藩高氏刻本汲

縣刻本岳麓

釋之者凡五家

楊慎楊廷相楊時喬沈鑑郎楊廷相與楊慎異者九

字沈鑑與楊慎異者十一字即瑛與沈鑑異

者二十二字楊時喬與四家異者五十餘字

字數文義

既難符合復經點竄愈益歧誤而諸家著錄輒轉相承皆若鑿鑿可據卽近人朱彝尊王昶雖未深信亦不敢竟斥爲僞蒙嘗刺取諸說合而證之蓋抵牾有不可勝言者焉王象之輿地紀勝曰禹碑在岫巖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宋嘉定中蜀士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於夔門觀中據此則今之岳麓本並諸家釋文何以皆

鶴巢文存

卷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七十七字耶湛若水謂衡山神禹碑嘉靖間發於地中碑末書右帝禹刻四字其中所云不可識而引徐靈期南岳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岳文云高四千一十丈似碑又僅此六字者衡山岳麓二本同刻於宋嘉定同出於明嘉靖而相左若彼其他無論已述異記曰崆峒山有堯碑禹碣皆籀文按此說亦不足據卽使可據亦在崆峒而非岫巖孫氏承澤引以證此尤爲失核楊升庵引水經注曰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於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湘中記亦云岫巖山有五牒禹

案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然則碑文皆治水法何以就釋文觀之而爲承帝曰咨翼輔佐卿云云也且大禹治水由冀充青徐而揚至荆時功已將竣謂必案玉牒而後能治有是理乎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乃以蒼水使者之言齋於黃帝巖岳之下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觀此是大禹刑白馬於衡岳而得書於宛委且又無立碣之明文如謂此碑卽所得金簡則亦當在會稽乃以得書混之立碣宛委屬之岫嶼可乎不可朱氏緣尊謂見吳越春秋果何所見而云

鶴巢文存

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耶劉禹錫寄呂衡州詩云傳聞祝融峰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龍虎形韓退之謁南岳廟兼賦岫嶼山詩云岫嶼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事巖蹤跡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蓋夢得徒聞其名昌黎亦不過馮道士一語未見其碑故朱文公韓文攷異云今衡山實無禹碑此詩所記乃當時傳聞之誤而王氏昶謂證之道人登山偶見之語是岫嶼禹碑無可疑者夫據昌黎一詩卽以爲實然是則陳倉石鼓確是周宣王物持之問世又誰信從耶至其釋文則亦有不足據

者楊氏慎釋云久旅忘家宿岳麓庭岳麓者岳之麓也
旣曰麓又曰庭不辭甚矣長山刻本釋文云登島瀉端
鄉邑按鄉邑之分實在周時夏世未有也暗歇遲眠句
尤淺近不古總之碑旣晚出字亦臆度合以諸說無一
可信其非夏禹物蓋不待智者而始決焉謹攷之如左

青衿城闕解

青衿之義當從毛傳爲長漢石經改衿作衿說文衿字
注交衽也从衣金聲攷今聲金聲之字皆有禁義爾雅
衣皆謂之襟孫郭注並云交領釋名釋衣服襟禁也交

鶴巢文存

卷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前以禁禦風寒也襟字最古衿爲假借字若衿旁从
金金从今得聲明係晚出故毛傳訓衿爲領實能引伸
衣皆之義確爲可從惟城闕二字乃云乘城而見闕模
糊影響未足爲訓且城闕本連文安能於闕上添一見
字以支離其義乎鄭箋謂國亂人廢學但好登高見於
城闕以候望爲樂孔疏引爾雅觀謂之闕謂闕者人君
宮門不宜乘之候望此盲城闕蓋城上別有高闕鄭氏
未見發明孔氏尤鑿空無據竊嘗參攷城制核以諸說
而得所折衷焉說文寧部缺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

之缺段氏引公羊傳注曰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
缺南面以受過也猶軒縣泮水義也毛詩城闕當作缺
闕其段借字非象闕之闕蒙按此說甚當攷尙書大傳
云百里之國城九里宮三里七十里之國城三里宮一
里五十里之國城一里以城爲宮鄭爲七十里國其宮
南面當屬城以宮外之門爲城南門卽所謂庫門者中
爲雉門內爲路門庫門無臺雉門路門有臺禮器郊特
牲所言臺門是也若兩觀謂之闕周制天子設於應門
兩旁中央闕然故曰闕大夫不臺門諸侯不兩觀鄭安

鶴巢文存

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得有闕之稱公羊傳載子家駒之言曰設兩觀乘大路
天子之禮何注引禮天子諸侯臺門臺觀爲通稱闕爲
專稱以闕爲臺觀則可謂臺觀卽闕則不可且闕之字
以兩而得名易象艮爲門闕虞氏云兩小山闕之象元
和郡縣志伊闕山兩山相對望之若闕闕以兩得名侯
國一觀必不稱闕是城闕爲缺之段借字無疑城闕者
南城缺處謂庫門內外也城外爲鄉鄉學所在土旣廢
學伯往來遊治於城市之間故詩人刺之諸家惟泥於
觀闕因並以登高爲言不知詩言在詩豈嘗言登乎或

曰稱臺門爲闕猶稱夾室爲个詞義之閒容有通假然則詩何不明言在城臺而必因諧韻而稱曰闕以開疑似之漸豈古人文字亦趁均率湊耶此必不然矣

富弼奉使如契丹請易書而行論

嗚呼頭能壓日險人心於九幽手欲障天付國事於一擲模胡面血舐時空識中丞皓白頭髻歸去依然提舉自古權奸檔國鬼域憎人前後竟如一轍哉鄭公當慶曆之年任正言之職以中書之糾察招許國之猜嫌而結伴外臣頗知敵要詔書遽下軺節遂行論者或謂以

鶴巢文存

卷一

三

三四明鑑書約圖刊本

眞卿宣慰許淮實盧杞甘心坑陷不知此猶人臣之分不足爲政府之病也夫冢宰當國貴廢人才臣子事君何言利害主之者誠爲有意受之者尙覺無辭獨是長羅奉使生尙可還林甫陷人死猶未已軺軒嚴重敢恣報復之心寶冊輝煌竟還上下之手非張儀之詭楚成約旋更效先穀之怒鄰行辭頓易假使出都毘毘展喜之命旣承奉幣回皇殷浩之函竟達開北朝之巨衅來西鄰之責言無論納屬國之腸難期牴乳喋子雲之血終鑿豺心而當是時捺龍川邊方警懸哨之鶴飛狐道

口徒占豕脾之羊倘北門之鎖鑰又開西樓之櫓槍直
起搥弓以珠玉易樽俎爲干戈雖小范知兵胸餘數
萬老种善戰氣壯三千必不至十六國羯胡荒銅跪於
京洛五百年王氣息泥馬於錢塘而烝蠟飛蜩已費東
山之錡斧奔狼突豕終廬南國之珮珥况乎望北地之
歸魂冰天雪窖據西湖之偏局水贖山殘未始不因控
馭乖方致使中原多故則夫因後時之覆轍定此日之
爰書雖受辱虜廷無暇爲行人扼腕而貽危家國得不
爲當軸痛心幸而周中書僞劄經堂吏而糾明張廷尉
奸謀因長史而檢舉而黨人險隘猶爲護面之談屠主
仁柔不礪誅心之鉞嗟夫盈廷皆馬知趙車令之威權
舉國趨羶識寶將軍之勢燄雖或譎張之幻蔽日無常
毋亦倒授之權履霜有漸也乎迨夫善鄰之書付國子
以潤色和戎之策聽魏絳以成功抗一節以馳驅使四
方而專對穹廬失色琅琅辨誦之聲椎髻降心款款主
賓之禮不失朝廷之體遂正兄弟之稱而聞榮辱兩言
蠻夷長猶爲動念爭獻納一字樞府臣竟少留心自喪
中夏之聲威終被外夷之匿笑猶欲假資政作實功之

地以司徒酬軍國之謀此有識所心非豈賢者而首肯
哉大抵鄭公允直易招同列之嫌許國檔權不少營私
之計而乃六州鑄錯依然鐵骨之錚錚百鍊純鈞反完
英鋒之鏘鏘掣肘雖多萬計成績終炳一時千古如新
誰是比肩而繼跡九原可作不將慙汗之淋頭也哉

鶴巢文存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鶴巢文存卷一

鶴巢文存卷二

清鄞 忻江明紹如甫著

序跋

亦政堂支譜序

甲寅秋八月吾忻氏續修亦政堂支譜既竟宗老德渠命江明序之序曰忻之爲氏見宋鄭樵通志列入四聲爲欣氏續通志補之始作忻其實忻欣古字通非別有所謂欣氏也今山西忻州廣韻作欣州謂因欣口得名欣口卽水經注之忻中口無二地也此非忻欣通用之

鶴巢文存

卷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證乎鄭志謂欣氏望出西河西河在宋爲汾州今爲汾陽攷忻州靜樂縣水漢汾陽地隋曰汾源唐置管州以境內有管涔山爲汾水所出故名而忻州之忻川水源出西管涔其上游爲忻中口見於水經是其地相屬其水同源西河一郡實兼今忻州所轄之地鄭氏所謂望出西河蓋明著吾氏爲晉產其或因忻水忻口而得氏如傅蒙涂嵇陵陽少室之以地著歟以鄭漁仲之淹貫古今尙未能證而實之邈論末學唐林寶作元和姓纂而已姓不知所由來非敢援以解嘲亦以見徵文攷獻

之難也。自余有知得觀先世譜牒，嘗欲掣窮其系，本作氏源攷而久之，而無所發明。雖然，爲譜之道不在是也。以余觀前人之譜，蓋綦慎矣。以始遷祖爲一世大傳，繼別爲宗之義也。溯所自出，別爲舊譜圖一卷，徵其可信而存其可疑，又闕文例也。自光緒乙亥，仿房從枝分諸譜體而爲支譜。吾外舅董孟如師主其事，條目敘次釐然井然。夫以前人所詔示鄉先正所審訂如斯其慎且詳，今茲續修，余更何以益哉。昔程子有言：「管攝天下人心以厚風俗，必須明譜系收宗族立宗子法。」今人心鏗薄，風俗頽靡，極矣。異說朋興，紀綱淪斃，如橫流潰決而不可遏。趨時之子，其不爲所激盪者幾希。吾氏山居風氣樸樸，先代節義之遺至今未沫。吾願吾宗人以孝友爲砥柱，以詩禮爲隄防，毋軼於舊軌，毋逐於時趨。宗法雖不可復，以是爲明系收族之道，其亦庶乎夫導河積石，導江岷山，不必遠溯重源，但使龍門九江以下支分派別各循其軌，而水固已治矣。爲譜猶是也，明支系辨親疏序長幼，穆然勵水源之思，識先河之義，愛敬良知人人能是而族固已治，人心風俗固已厚矣。尙何事旁

搜遠紹爲故吾幸宗人暨纂修諸子之聞斯義也乃書以綴之簡端

續修支譜序

譜牒之學至今日無可言矣數千年家族之制禮教之遺一旦摧毀之惟恐其不盡夫以古法爲鑿於今時而易一術焉果其能維繫人心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男有分女有歸盜竊亂賊不作以復於大同之世豈不甚善然而紛紜蕃變無物焉以爲之樞其勢不能以相攝於是愈更張愈勢亂愈要結愈渙散求治愈迫去治愈遠然後知古人制治基於家族型仁講讓著有過示有常不侈言大同而寧爲小康者蓋其慎也吾忻氏族滋繁矣始遷祖以下析支爲四仲之後尤大自光緒乙亥始爲支譜逮今凡三修甲寅之役江明嘗承乏其閒其時去清之遜國未遠也人心近古禮教未衰續述前規幸免隕越嗣是十數年中學說之歧出法令之紛更詭異靡雜至於不可究詰而吾族之耆老曰吾有先訓吾奉行之不知其他也主之者鑒於時勢之遷流斟酌損益稍有所變通而眾議囂然遂欲藉是以盡

翻前例夫譜之有例以治族也凡治族之道無過型仁
講讓著有過示有常數言卽就最簡要者言之禮順人
情律設大法禮所不許而爲之過或可原也律所不容
而爲之惡不可追也以此爲勸懲之則譜學雖微猶得
維家族之制於萬一而盡摧毀之可乎夫有生人卽有
家族而禮教亦由此起吾以爲世欲求治家族之制終
不可得而亡也屬以客授未遑從事斯譜日者宗人書
來以譜成告且索爲序於序吾宗自明清以來節義輩
出人習詩禮縣以東號爲望族今復何如哉過此以往

鶴巢文存

卷二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譜學竟衰歇歟未可知也其或人窮反本仍出於禮法
之途則後之人必有賡續是釐正是者是譜之修亦庶
幾繼往開來之一助已

姜氏創立族譜序

梅墟姜氏聚族近千家歷世絲繆隱德弗曜久矣今以
其譜成徵文於當世而姜氏始有聞曩者姜君忠汾坳
立義莊立族學余爲之徵前事釐訂章程行之數年并
如秩如矣夫義莊學校以仁族也譜牒之作以收族也
要之皆親親之義頗聞是譜創議之初以系統故積有

疑沮忠汾君先廓祠宇祠成奉主於寢爭議以滋君竭
誠調劑折衷眾論徵信疑旣斥財以贖眾遂延耆宿定
凡例立祠規羣情大懼而是譜乃有成緒於虞蓋其難
哉忠汾君商於滬慷慨能任事余以校詩之役往來滬
上一日君鴈余長揖請曰吾家自明季由姚江來鄞四
百年未有譜傳統既遠同異相疑今幸稍加釐正熟先
人之靈族姓之和以集事恐其久而渝也族之人重君
名君盍一言以信吾族之人余曰噫哉君之知所本也
夫未有統緒不正而可言譜者傳曰親親故尊祖尊祖
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凡以明一本耳昔
聖王順人情以制禮立宗法以統族推本自出之祖特
著繼別之宗以宗子治一族之政釐正倫序平亭曲直
而族之人毋或違越族皆受治國家乃不勞而安自宗
法旣廢系緒散而無稽臣庶之家於是有統宗之祠懸
書讀法享祀會食胥於是乎在而譜牒亦因以盛行體
備於六朝例嚴於唐宋自古迄今相沿毋變蓋一本之
義之所防制者微而所範圍者大也姜氏之爲譜大率
循歐陽氏之法其中以年遠失攷閒涉疑似之嫌或寬

其既往或闕其所不可知譜未成而先訂祠規其第六章繫以譜規曰嗣後族人有子異姓者編入閩譜其主入毓義祠詞義森嚴統緒正矣餘文皆寓勸懲之意以作譜例之先聲此所謂收族而宗廟嚴也姜氏知所本矣今論者動言家族制可廢殊不知積族而成鄉積鄉而成縣積縣而成國族者國之始基族必系以譜譜者治之始基也夫治有術焉始於家族求其易治而已今之人乃理絲而棼之也忠汾君知是義其宗人亦達心以和以創成斯譜余尤信其族之多賢也姜氏其終有聞矣故徇其請而樂爲之序

四明清詩略緣起

外舅董孟如先生編輯郡人詩起清初訖光緒中葉凡一千六百餘家江明方弱冠從先生遊文字之役蓋身親之先是歲庚寅浙江學政南海潘公續輯兩浙輶軒錄寧波一郡屬先生主政先生竭一載之力采嘉道後郡人詩八百餘家上之書成所甄錄者不及其半先生以摻集之匪易文獻之有存毋廢也迺追輯國初以來諸家之詩合之所上底本釐訂增補別爲一集未及審

定而先生遽歸道山藏棄不愼寢致散佚同光兩朝至
全遭蝨蝕今距先生歿且三十六年中更喪亂此殘本
者僅而得存可謂幸矣江明每撫手澤慨焉興歎思欲
校補錄副而逡巡未果友人胡文學璠毛茂才雍祥輒
愆恩付梓且任行銷以責胡君率銀五百圓毛君率千
圓既成約迺集郡之俊彥謀所以校正者僉曰稿多散
佚宜再徵求以復舊觀復更端言曰今清祚既訖例當
斷代先生歿後三十餘年中凡屬清代之人之詩宜續
輯以成一朝之錄於是延耆宿置寫官廣徵博采得稿

鶴巢文存

卷二

七

四明叢書

續刻本

近千家闕佚者補之譌脫者訂正之近三十餘年中之
詩別存之方事之始僉議用聚珍版精印以廣其傳凡
閱時兩載有餘糜款逾萬金而是集迺出塵篋而登籤
軸江明始念不及此其及此寧非先哲之靈所牖啟者
哉嗟乎今之世何世也古學消沈異說並起人樂於放
佚相率嗤節義爲愚頑薄文章爲無用一二抱殘守闕
之士厄於衆勢暗嘿無聲夫宋之亡也吾鄉王深寧陳
西麓諸公悲歌慷慨唱酬於荒江寂寞之濱明之亡也
汐社尤盛遺臣野老黍離麥秀之感一託於詩而今何

闕叙耶豈詩教亦中絕歟雖然節義者人道之原文章者不朽之業自遜國十九年來人人厭薄古學此集已若存若亡矣今幸藉諸君之力竟先生未竟之緒既以存一代之風氣且俾後之尙論者見先民之矩矱而思復其舊於世道人心或不無少裨焉宜諸君之亟於觀成而欲有以廣其傳也是役也校印之資出自捐募樂君俊寶曹君顯瑛左右余籌款尤力與凡有助於是集者援漢碑陰例書名簡端以彰其伐至續稿之輯摻采未備遺漏滋多所存或非其至者竊擬度藏以待增補諸君曰非前所云斷代意也且慮久而散佚因連綴付印而并誌其緣起如此

國學生麗泉公八秩開一大慶之序

文章之道與時變遷龍門列傳班史因之至范蔚宗氏作後漢書儒林之外別爲文苑又別爲獨行逸民以傳奇倬夷曠之士文愈繁例愈密矣後世史志祖述班范因時詳略門類各殊旣傳獨行又別爲忠節孝義諸傳非今人行誼加多於古也古所謂儒蓋靡行不備自道德學問判若兩途於是有儒而不忠節孝義者而至性

至情艱苦卓絕之詣乃常得之於儒之外故作者特表異之以示獎勵之意歟夫史志之例既有然矣若夫文之有序體異記載序其事非傳其人也然而歸震川姜湛園近代文章巨子也而其爲人序壽讌閒亦樂道其生平忠孝大節以爲因事陳言其人果足傳者見於吾文而著於當世使聞者亦有所觀感興起云爾谿上徐君聖瑞余姻家也其尊甫麗泉先生年七十有九戚友舉稱慶恆例製錦爲壽而以鎮海王明經家藩之略來徵余文余讀之作而歎曰有是哉是古孝義之倫也是惡能以無言蓋先生少時值粵寇方熾鄉縣連陷家惴惴不保父方客閩母盛太君命子婦出避賊而已視家先生涕泣請行不可則置妻子親族山中獨身回家奉母當是時焚掠徧鄉鎮瀕於危者屢矣以母故終不爲動賊目某知其事抵村戒其黨勿入扣門謂曰毋恐余必汝免以全汝孝也而山中土匪起家人歸報爲邏者所止先生聞信亟往擊簪屬以歸言於賊目釋被擄者一村得無恙越年父昭明公間關歸自閩先生勸勿復出家經亂中落乃服賈甬江資脩脯以養無何夫人盛

氏歿方盛年守義不復娶出務執業入供菽水晏如也
太君治家勤既喪婦益勞苦善病病則非先生侍無當
意者一日適在肆夜半忽心動告歸肆距家二十餘里
倉卒失道旋繞叢莽間僅乃得達其後病益劇日侍左
右撫摩抑搔指掌爲褐色所染常深墨稍閒則雜取古
昔名媛懿行娓娓與談冀緩其所苦如是者蓋四閱月
未嘗少懈初盛夫人病篤持聖瑞泣曰吾所遺止此繼
我者幸毋虐吾兒吾目瞑矣先生慰之曰卽有不諱余
不再娶何如夫人頷而逝至是太君疾革伸三指示先

德巢文存

卷二

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生蓋太君屢囑以三百金買妾故彌留以爲言而先生
始終守義比邁終堂之感毀瘠幾滅性益不復措意家
室矣此非至性至情有大過人者而能如是耶吾聞徐
氏之先嘗以儒術顯科第庠序奕世濟美先生雖服賈
而幼承祖訓備聞高曾之矩矱居恆讀家藏之書所瀏
覽古人忠孝大節亦夥矣故卓然能有所樹立然吾以
爲忠節或由於感發而孝義則本於天授先生之得天
厚其所表見乃行其性之所安發於情之不容己非有
慕而爲之也明經知先生較余爲詳言其生平嘗卻金

拒色至再而不欲自祿然則推先生之心雖其眾著之行亦豈願藉以求名而徼福哉吾觀孝義傳所載其人類隱約而其後必有達者修德獲報如操左券先生神明疆固綏福延釐享子孫之奉皆所固有不足言報施也獨念今世道德日替天幸留此靈光碩果矜式後進必將貽以無疆之休使其行誼稱述於世庶幾有觀感興起者乎以此爲先生壽於古人立言之義或無謬焉是爲序

族兄如意老人七十晉九壽序

鶴巢文存

卷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吾忻氏自明初定居湖上十數傳而繁盛甲他族蓋祖宗忠厚開基繼繩繩奕世濟美其閒必有耆年碩德如漢陳寔唐張公藝之倫行修於家澤流於後以蕃息吾子姓而大吾宗祊然稽之往牒求其事狀昭然者而不得也余曩讀畏齋集見所爲送馮彥思序知吾宗有諱都字舜俞者師事彥思彥思師事畏齋並能傳朱子之學而舊譜中無足以徵信者猶曰此遷鄞以前事耳至如明清鼎革之際有諱熊者從錢忠介公起義名在當時疏中而吾譜不詳其事蹟則夫耆年碩德之溷沒

於無紀載者其亦多矣抑吾先人務敦實踐爲善不求名不欲以文字自見歟然如二公者幸藉他人之著述存其崖略以詔吾後人又以見文字之大可貴也文至壽序體靡矣而世競尙之且以爲述德之辭登之家乘以章其美族兄如意老人名元茂少業工更歷艱苦晚受子孫之養爲善於家得長者名嘗欲藉余文以禱之而未暇爲也一日其子賢倫謁余言曰吾父今年七十有九人子之私冀有以悅其意旣徵詞林諸公之詩海上名家之畫張陳於堂爲稱觴之助然不得吾叔文吾父終不歡且無以詔我後也敢固以請余曰子之親勤於爲善善者名之符壽之券名與壽皆由自致而奚藉余文余非能爲夸詞也無已則臚敘其已往之迹而深致其無窮之願可乎夫所謂善者非一端而已上焉者以德義化其鄉以禮讓型於族此善與人同者也其次施子以爲仁修持以徼福雖趨向不同要皆感發於爲善之一念君子亦有取焉兄生當亂離家貧少而失學執一藝以自贍旣邁終堂之愍門祚益衰與元配史拮据瘡拄復罹竊戾室廬焚如挈家之滬列肆於市米鹽

之計男錢女布之需取給於箴菡綢繆未竟遽賦悼亡
蓋其所遭如行崎嶇之徑觸趾荆棘如操敝舟顛簸風
浪中而不知所屆及其履坦途登彼岸而年幾五十矣
繼室胡佐兄治家刻意勤儉諸子亦各有樹立賢倫工
居奇奮跡遼瀋賢僑賈於滬能勤其職兄迺摧幢息機
安受頤養越年返故居重整家業且以其餘惠及三郇
焉族故有學曰崇義兄俛以資主其歲會其勅設者曰
承德延師庀具皆出私財里鄰窮乏者賜之老病者存
之田野暴露者掩埋之藥餌漿粟寒衣之屬歲有施舍

於是族人引重凡路政火政之籌備宗祠譜牒之興修
咸推職志以其能施予也兄貌豐而秀性慈而氣和好
禮佛清晨起琅琅誦貝編日有常課暇則刺取經典中
因果之說及古今來仁人孝子義夫節婦一二軼聞爲
人講誦鄉里皆稱善人以其能修持也凡此皆已往之
迹也吾聞兄頗不欲徇俗爲壽詔賢倫曰時艱民困非
宴樂之時盍搏節以拯災乎鄉之祇園寺吾所嘗遊也
普陀之千步沙海岸梵音吾所嚮往也盍築亭以憩行
人乎賢倫如其愜旣輸捐且建亭而名以其字兄颯然

曰勝壽我矣推是心也好行其德以成其名將來設施必更有大於是者年彌高德彌劭利人澤物進而至於善與人同尤余所深願者也兄今有孫十人曾孫八人門闈之盛方興未艾譬之於木本固則枝茂譬之於水源遠則流長祖宗忠厚之遺將鍾其報於吾兄之身而繇繇无極他日有述世德紀人瑞者庶有徵於余言也已是爲序

夏伯瑾太史七十生日贈言

夏君伯瑾年七十謂余宜有贈君固余少時肄業同舍

鶴巢文存

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友也今俱皤然老矣惡能無辭始外舅董孟如師主講崇實書院以經史淬厲後進維時高材生若鄒鹿苹水愷彥陳懷夫陸藍卿陳和琛及君皆師所奇賞者月課校所獻藝斐然舉首率不越此五六人余與董君紀常隸名較晚紀常師之再從子治詩古文有家法余與相師友自後每試榜發兩人者突出與此五六人頡頏或驥首駕其上則大駭以爲師私也及觀其藝則又羣相推服君由是知余然自以名都講久頗欲上人又年長於余七歲每燕見輒字余曰少弟弟蓋妒之而不敢易

之云爾未幾君成進士入詞林奉朝命視學隴右蔚然以文章華國矣而余俛得俛失偃蹇者且十年逮歲壬寅與哲弟祥甫同舉於鄉君適以省覲南旋相見極歡甲辰余通籍出宰皖中聞君用薦外除守江西吉安有聲帶水之隔無緣通問旋遭國變棄職歸田君方奉諱家居同處憂思然蒿目玄黃使我心痠杜門事親罕入城市而君以衣食之故奔馳靡定蹤跡益違蓋自甲辰出都仕履異地出處異跡與君闊疏者復二十有餘年其後省志開纂嘗以孟如師行狀屬轉達一訪君於滬

鶴巢文存

卷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寓余校訂詩略完師舊業君亦嘗郵書示余瞻念朋舊比年飢驅出門客授海上君知之喜動顏色過從益頻追敘疇昔時復作都講口吻而意加親矣君近以撰述自娛有所作輒就余與爾雲商權閑雲勵志抗節寢饋書史君佩之余尤重之所居密邇值暇日非君與余訪閑雲卽兩君者過我歲寒相對各具標格余兄事君而不敢弟視閑雲蓋閑雲少我五年而文章風節則竄出余上縱談之頃見君意氣少衰余嘗爲壯語解之吾輩曩在講舍獲首列攜獎金歸齋其親衣食裕如也境遇

何常黎牀吾安之藿食吾甘之寧有我輩窮餓者邪君子亦固窮而已且人生之窮達命數之修短友朋之離合與國家興亡皆有係焉由今思之吾輩所嘗居講舍安在君我而外所指數之五六人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當時互相雄長者安在卽所謂華國之文章已變爲黍離之哀感所謂令長二千石之建豎已淪爲荆棘之銅駝所不我奪者桑榆之景與泉石之交耳此其中莫不有天者存焉而又何嫌於吾窮境遇天所造身吾珍也壽命天所畀生吾尊也余每見閑雲則以窮自壯而於

鶴巢文存

卷二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君轉樂其年年歲歲笑語歡呼無改曩時都講意態使余得常以年少自壯也系以詩曰 大兒文舉小兒楊弟畜穎陰獨擅場戰擲詞壇工角藝篇成御殿早聞香白頭能說貞元盛青眼誰嗤典午狂百十七科慙後勁今朝席末許稱觴 生平怕作閒文字用龔句特爲先生擁鼻吟壽世鴻篇知夙富起衰健藥喜常斟師門幾輩靈光賦鄉里當年大呂音瓦釜雷鳴舟壑感寸田尺宅共盟心

方君式如明經七十壽言

國家設甲乙科以取士名臣碩彥多出其中世人豔羨以爲科舉得人之盛宜其重也雖然士之所以自處何如乎前史之所稱今獻之所錄所謂賢豪閒者多矣苟其道積於身行高於世則其人不以科目重而科目轉以人重其在清初有若杜于皇以勝國副貢文章風義傾動海內當世公卿望塵側席且不得一接其聲效雍乾之際有若胡稚威兩中鄉試乙科節行嶄然學問淹博九重爲之動容雖偃蹇不得志而承學之士至今猶豔稱之以視掇巍科膺顯爵徒焜耀於一時者其輕重迥不侔矣余於國變後以客授遜跡滬上得一人焉曰鎮海方式如明經隱身篤善耄學不倦庶幾吾所謂道積於身行高於世者歟始余友徐弢士茂才與君善屢致君意欲一見而輒相左去夏君以事介而過余狀貌醇古意其爲有道者心焉識之閒嘗一造其寓廬圖書四壁棐几木榻蕭然儒素不知其席豐累世如南陽之有樊重也手錄史漢日有常課卷帙盈積幾於等身端居一室衣冠必整頓笑必嚴與人接恂恂似不能言沖粹虛和發於至誠自處極刻苦而勇於行善見所當爲

揮斥巨貲無少吝其所資助建設於鄉里於杭於滬以及各行省之災振不可以枚舉世多能言其事者其於四明公所尤惓惓一秉其先祖濶齋先生枹設之意守其成規加以式廓躬督其事始終勿渝歲時巡視雖值盛暑亦周閱丙舍無少避忌余撰甬北四明支所記中嘗及之既一再見而心敬其人其後過從頻數益有以知其審蓋篤行君子也少從邑中名宿張菊舫孝廉劉翥軒明經遊治經工舉業年十六成諸生己丑癸巳兩中鄉試副榜不應舉而修行於家事父黼臣先生甚謹

出爲世父後鞠於庶祖母朱太夫人太夫人歿所以闋揚其節者甚備治家善以德感於房從甚厚於伉儷甚篤門內之行庶幾前賢此豈科目中人所數數見哉昔范蔚宗撰後漢書於儒林文苑外別爲逸民獨行兩傳意以東漢節義之風夔絕千古不可不著其事以維世教吾郡自宋以來以忠義氣節章聞者具在圖籍其得力於講學者有慶曆五先生昌明於前淳熙四先生宣揚於後故當世變倉皇之際類多艱貞宏毅之儒瑰璋奇特之士身任綱常孤行一意不肯少貶其志節者踵

相接也沿及明季此風尤盛逮今不過數百年而士大夫莽然不能自振橫流倒地舉足波靡先正典刑蕩焉以盡其倣先中於學術而禍遂及於人心風俗因以變遷倫紀且有毀滅之懼可勝慨哉若君之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被服儒術以刑於一家式於鄉里竭其才量以施於遠邇穆然有東漢之風豈非衰世之麟鳳而遯荒中之至契哉世變亟遷流極貞下之元剝極之陽碩果之生蒙泉之養得如君者幾人庶乎其有望焉君外柔而內剛氣怯而神勇有杜之耿介而不效其嬾散有胡之峻潔而不蹈其簡傲淵然粹然尤爲余所心折者也其諸有宋諸儒先流風餘韻之所寄乎今年三月四日爲君七十壽辰親好者謀爲文以張之屏而屬其事於余余謂純嘏弗祿君自能以學養致之尋常頌祝之辭何足以辱君故就臚所知見者爲道其梗槩如此

谿上費瑚卿廣文七十贈序

於是吾老友費君瑚卿廣文年七十矣始余壻於董氏孟如先生親授之學先生應甬上運商之聘主海運事寓慶安會館會館者運商期會徵發所在也君先人與

諸共事實手搨之君讀書其中掌公財出入之冊暇輒就先生問業余假館旁舍因得與君相見時余未弱冠君才逾三十意氣之盛可知也會先生校刊全氏七校水經注踰年潘學使續輯兩浙輶軒錄四明一郡以先生主選政君與余並得與檢校之役昕夕聚首縱論古今時或圍棋醵飲以爲樂若不知人生有所謂憂患之境與聚散之感者或日集先生所余取案上書諦觀鏟香爇余衣弗之覺君遽以告先生謂余駭也則相與大笑其風趣多類此無何先生歸道山余侘傺不得志授徒自給君則以諸生援例官訓導試署淳安以憂未之任旋攝桐鄉教諭以去曩時讀書之處無復有過從之雅比余通籍出宰安徽涉歷大江南北者且七八年蹤跡益闊疏矣辛亥國難作余歸而敲門而君先嘗辭寧海訓導不赴及是就故居營別業儲書數萬卷顏曰小滄桑館將老焉余嘗爲詩紀之甲寅君六十並成四律以獻年來余賃居甬上君爲寓公如故而遇余加厚余亦樂就君追敘少年情事蓋忽不自知距吾兩人始相見之日已三十六年於茲矣今夫窮達時也聚散人之

所恆有也憂樂情與境之適值者也獨念此三十餘年
中吾兩人之所遭際始而若風日駘蕩春花怒發繼而
露零霜降落實取材忽而天地崩裂四時失序今則如
昏夜操漏舟風雨交作波濤澎湃渺不知其所屆蓋處
安樂者什一二而倉皇變幻憂患之境常八九而窮達
不與焉而聚散更無足論焉然則人生百年顛倒於造
化之手沈寢於醉夢之中彭匪壽而顏匪夭昔人所爲
感慨係之者也雖然有道者憂患其境不憂患其心君
少多疾病中遭怫鬱晚迫於公私之累而皆夷然處之

鶴巢文存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官居鄉雖卞急務存忠厚久之人服其真率家庭豫
順子孫滿前雅好客所居室賓從時至莊諧雜作無劻
容今老矣絃詩中酒興復不淺尤篤念故舊每過君輒
詢訪董氏邱墓及先生遺書存否後人何似以任達則
如彼以敦篤則如此荀子曰美意延年然則君其有致
壽之道矣余不善爲諛詞願交好如君宜有言以贈匪
以爲壽亦欲於憂患之餘重尋文字之樂庶幾今而後
其常聚而毋散也則猶是少年之風趣也已爲序

久敬說贈顧君元琛七十生日

昔宣聖周流列國獨許齊晏嬰爲善交蓋春秋以降盟誓作而信義微士多涼德交道寢衰燕朋面友烏集之交比比皆是求其盡簪勿疑縞紵如舊以禮相終始者蓋寡若乃兩京人物崇尚氣誼一言之契可終身千里之隔如一室肫然古處庶幾有久敬之風焉夫交者相互者也信必互信義必互義敬必互敬其道淡以成其究則在不竭歡不盡忠故君子先擇交而後能全交晏子之久敬必其所與友者皆可敬者也皆可久者也觀其於越石父而信其有知人之明也余歸自皖獲交洪君鞠蒙肫然古處人也旣因洪君復得顧君而友之每燕見相對極歡洪君美鬚髯意氣豪邁君則言詞慷慨禮意殷摯余年最少亦最疏略三人者性少異而各相視莫逆君愛重余文屬爲其先德家傳得余之諾益致敬焉余鄉居無俚君資之入市以居冀晨夕相見而余疏略如故後所居肆折閱亟理之以告君君不問出入蓋知余之不誣也有勿言言必盡有勿需需必應雖余姻戚子弟亦振業之比年君儂游家弄余以善病不恆造君而余子燾供筆札於君之所業君則視如己子扶

掖之使之有立每見必訊余蓋相處二十餘年而君之纏綿周至與其初納交時無以異也鎮海范君柳堂積學修行君子也交君數十年君禮之如昨蓋君知人明故能以禮相終始雖再歷數十年吾知其亦無以異於今也歲正謁君知君今屆七十而神明彊固不減五六時夫長生久視之術在吾儒言之曰恆其德而已君之於友可謂恆矣於其生日書此以志感且致無窮之願焉

徐君衷白七十壽言

鶴巢文存 卷二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衷白坦易任真與人交不設城府磊磊落落率性而行若不知人世之有機械者少讀書不得志有先業在漢皋客漢爲汗漫之遊不屑屑心計人皆易而欺之獨余弟麓三鑒其誠與之善時時爲規畫一二衷白亦暱就余弟然不能用也卒爲人所持意不樂而歸歸治田園衣食粗給終不以此置懷衷白中年喪偶不再娶壹意課其子淹貫中西之學學成工筆札給事當途得祿以養君則處理家政無苛細無下急子婦承顏諸孫遠邇或徒步出遊隨興所之流連竟日發爲詩歌質直自意

不計工拙其天性然也余因余弟以識君有年矣辛未冬同寓滬濱會東鄰構燬駐滬軍特起與抗余居偏戰地一夕數驚謀寄君廡下君曰是吾所樂與數晨夕者也同度榻一樓與君抵足而寢時慶戰未已余善病恆不寐隱聞礮聲飛機聲與君鼾睡聲相續比明君急起購戰報讀之時而狂喜時而蹙然以憂如是者幾匝月余久主君家見其男唯女俞子婦無私蓄事必稟命頗有舊家規範則大樂忘其在兵火中蓋羨君坦易任真積誠相與之所感者深而其康彊逢吉亦未嘗不基

於是也今年君七十哲嗣步衡欲得余一言爲壽君知之止勿使請然余自有其不可已者因就所知見爲質言其壽徵如此余弟謂余君喜讀活人書祕不以示人其尊生蓋有素云

林君芝浦七十生日贈言

余始識林君蓋老友費瑚卿廣文介之費氏故以懋遷起家列肆甬東君嘗爲之主計廣文年長於君弟視之酒食必招與共出游必偕相狎也已而君作客滬上蹤跡稍疏然每歸必就廣文留連竟日或逾時不相見則

書問不絕於道兩人者心迹同好尙同自中年至老健
飯亦同故交之久而彌篤如此一日余在座廣文指謂
君是吾黨之能爲古文辭者君獨無所求乎君則致嚮
慕意越日以所署芝軒屬記自是每過廣文必及余君
於文之有風趣者一見輒能上口又喜誦少時所習唐
人詩貌腴而神王中寬而外舒非素習君不知其爲七
十人也他日廣文諧之謂余曰是班白者尙不能離姬
侍余笑曰然則陸展青青法何不講耶君曰不青青遂
少余乎髮短而心長余自視直壯耳蓋君兩眉白頂上
髮相映斑然故云爾夫中寬者其天全也外舒者其形
逸也天全故神王形逸故貌腴貌腴神王故自視常若
少年君非有異稟非能修養但不役役於名利任天而
動不擇而安而遂幾於是然則居易俟命之君子尊生
樂道之至人其中寬而外舒又當何如耶昔榮啟期有
三樂而行年九十柳公度不以元氣佐喜怒而氣海常
溫皆此物也廣文今少衰矣以家累故恆戚戚君盍以
此文示之俾中寬而外舒與君同致於大齊也余是以
不能已於言

徐君歿士六十生日序

柳泉先生之哲孫曰歿士徐君少時盡嘗執贄於董孟如先生比爲諸生肄業書院月試與余同齋舍因是以識君余之少也肆力於諸經先公親督教之不名它師年十八以館甥從孟如先生遊始獲汎覽羣籍結納知名士時先生主講院中請業之餘聞叩及吾鄉學統先輩著述則嘗於其指示中聞柳泉先生之風想像其議論丰采以生晚不及見爲恨蓋余少歿士三歲歿士侍其祖方稗齒爲日且甚淺也兩先生學問文章負東南

鶴巢文存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重望願以余竊窺其撰著一則峭直廉悍出入於子一則詳贍疏達規撫於史此蓋其造詣之各異至讀其懷舊之作述先德之文纏綿悱惻委曲微至使人愀然以思慨然而生慕其性情真摯之處兩先生無弗同也孟如先生事母孝於兄弟推甘讓善撫孤姪孤甥猶子余親炙之而身取法焉柳泉先生之行則但於其文髣髴得之要之其爲古之人無疑夫有真性情然後有真學問文章不根於性情性情不衷於倫理本實先撥而侈談學問以爲標榜之具皆欺世盜名者也余每持此論

以衡人君未嘗不遵余言余既交君久則出其性情以互相砥礪君父平甫先生至性人也嘗傾資刻先集復哀輯遺墨爲煙嶼樓筆記手鈔成帙蓋真能讀父書者君稟其教通經史大義爲文灑落自喜顧不常作而於源流義法言之能詳抉摘他人文利病尤中窺要喜讀古今集部就所爲述德懷舊及繫於名教之文熟復之審其當否以知其純駁而後卒業焉此可以見君之性情矣先是君家門鼎盛所居水北閣爲文會賓朋狎至比伯兄桐孫明經卽世越十年而其弟璇笙茂才又無

已君晚而得子今就外傳矣雖營營宅別居而撫字諸姪如故馬夫人時返舊廬董率之亦如故也蓋交君三十年所而君之性情始終無閒乃今而自信其知之獨深也夫稱人之善必舉其大者至者文章之體應爾君才識開敏明當世之務臨事舉重若輕赴朋友急難如不及譽之者無異辭而余概不以及者非君之至也抑余曩讀史慕西漢萬石君之風而南北朝擾攘之際弘農楊氏孝友奇節疊書於史幾若以一家之事成爲一代風俗蓋世家之可貴在彼不在此今董氏微矣君子之澤不及五世而徐氏得君而中振吾更願君之進而勉之也君今年六十精神如少壯方校勘煙嶼樓筆記釐爲讀書志次第付印以先集壽世而不敢自言壽於此益見君之賢因竊附古人贈言之義爲敘之如此云

蔡君仲衍六十壽言

余始識蔡君在徐君弢士所弢士余少時友也有別業在城中桑海之際士鬱鬱不得志則相聚爲談諧縱飲以遣日余棄官歸往來弢士寓所乃得蔡君者而友之焉維時簪裾之盛不減徐氏城西草堂之舊而醇德舊

學如范先生柳堂洪先生復齋年輩皆長於余皆折節與余交兩先生甚愛重蔡君君所居竹林館中亦時有兩先生蹤跡最後復齋卜宅與君鄰樂共晨夕柳堂且介故人子以醫學師事君其推挹如此而君特不鄙余視余如兩先生愈久而交愈篤他日復齋謂余蔡君蓋知子者其謂子和光同塵而胸有涇渭能文章能知文章之難勉於庸行而歉然若內疚蓋適如子之分際蔡君信知子者鄙陋如余誠不識何以得此於君也今夫磁石之引鍼琥珀之拾芥其所以脗合之故物不自知

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感通之妙物與物亦不相期也要之各從其類而已惟人之於友亦然夫以君之愛余而有過情之譽與余臯者之願交君而如恐不得當所謂從其類者非邪蓋君嘗有意於用世矣先德克齋先生以進士令松溪有惠政君隨宦久熟其地之風土人情以貲爲巡檢一任竹崎再調三層嶺旋卽謝去其始欲有所建豎不惜浮湛末吏一旦挂冠歸必其中有大不然者其出處甚審也余始遇君若甚落莫者久之儼然又久之而翕然其擇交甚慎也精篆刻音律尤工績

事遇所當意輒傾倒出之所不可絕不假借若是乎其和而介也先是君兄弟三人君出爲世父後松溪爲吏廉身後家無餘財君旣得遺產則剖爲三己取其一而以所羨畀兄若弟薄田數十畝以租入共祭祀儲其餘金不以分諸子勸他日爲義莊若義塾以仁三族曰吾以示吾志而已且俾子孫自立諸子亦受命唯謹若是乎其內行之修也少好方書日取內經反復之至老彌篤所嘗寓目書甚夥顧無秦漢以下者其處方必極其受病所在審慎出之或一方而決其究竟累十劑不易卽不能決則終夜以思日驗問其情狀審其當否而後敢卽安尤貧賤視之尤勤君曰吾以求知非以爲德也夫醫亦古學也利害於人甚大視文章尤精微若是乎有其能而知其難也凡君之所以謂余皆君生平得力之處余實愧君君不余愧也此交之所以久也君今六十矣追憶前十年值君生日宴歿士別業朋儕之盛今不能無聚散之感而吾兩人者猶得切劇道義白首不渝可不謂僅與諸子乞言因敘與君相知之雅詩曰永以爲好此友朋投報之作也曰壽言者循俗之詞也

說器贈張申之同年六十

孔子言君子不器而許子貢以女器聖門如賜猶未足語於君子與曰殆非也不器者言其體器者語其用也匱金以爲聲大者鐘鏞小者鈴鐸其體堅以閎均之有聲而用各有地矣琢玉以爲飾重者圭璋輕者珩璜其體溫以潤均之爲飾而用各有時矣夫鐘鏞鈴鐸圭璋珩璜皆器也任大任小任輕任重而皆能成聲皆足致飾則所謂不器也今夫人之才亦若是已矣本體湛然如金相如玉質得其時置之廟堂而華貴列之古玩而

鶴巢文存

卷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典重不得其地雜之瓦礫而晦然不泝蓋其體既立雖百變其用而體常有餘夫是之謂器夫是之謂不器同年張君申之有端木氏之達政事言語才也少從學於耆宿爲制藝則冠軍試策論則命中治詩古文則規摹魏晉唐鄉里選則步武老更其在議院拒賄凜如也權關渤海剔弊肅如也鬻財區越規畫井如也治河縣西利澤溥如也比年旅滬同鄉聘爲主辦凡興學拯災及有大工役簿書期會靡弗親上自鉅人長德下逮販夫賈豎靡弗賓接蓋皆本鞠人謀人之素志無庸俗功利

之見雜於其間所謂本體湛然者也士惟珍此湛然者耳或隱或見爲介爲通志趣之異時地之不同寧有係於器不器邪君今年六十戒家人毋爲壽夫金玉之壽世不紀歲年又何取頌禱之文獨以君之才年及耆而聰彊如少壯將來艱鉅之投或有什伯於前者吾願君之貞其體而善其用也故託於古誼而設喻以爲贈

慈谿張節母楊太孺人五十壽言

張節母楊太孺人者故孝廉紳伯先生之子婦子雲茂才之室也張氏谿上著姓孝廉父曰耐仙明經諱梅以

鶴巢文存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翰讓功授京曹縣志傳其行誼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孝廉繼之茂才述之以世其家茂才蚤卒節母迺以節聞於縣余嘗謂士大夫之風義莫盛於東漢而婦女節烈之行之可傳莫多於明之末造推原其故蓋自光武不以祿仕屈子陵而士競於氣節明祖定六宮之禮帝室之女不得再適而天下明於女教禮意之所漸摩法制之所綱維其由來者漸矣今夫書道政事必曰肇修人紀詩歌主化乃曰起於閨門人紀者政教之本閨門者人紀之源也然而政教明而後人紀立人紀修而後

閨門肅其道交相成而其效互爲終始是故禮義廉恥
謂之四維有國者以厲其士民有家者以化其子姪胥
是道也吾觀於張氏之世德而信太孺人之節之非偶
然也蓋明經生平嘗汲汲以表章忠節爲事吾鄞張忠
烈之墓在西湖南屏山麓歲久蕪歿爲捐金而封樹之
邑中窮殘苦節以吏胥需索壅於上聞明經與縣人葉
君仁呈懇行省大吏得設局采訪彙案請旌著爲例之
二事者一繫於人紀一繫於閨門其有裨風教也大夫
忠臣不事二姓烈女不更二夫道一而已明經之汲汲

鶴巢文存

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此其意則詩書之遺其事則前史之美政非區區好
行其德也君子不出家而教成於國況其家之親炙者
乎故善氣之涵育於孝廉茂才之象賢徵之而其正氣
之凝聚則於太孺人之節發之太孺人爲緝軒孝廉之
女內則女誠在室時聞之素矣旣歸茂才不數載而稱
未亡嗣君咀英甫周歲也太孺人曰吾惡可不爲張氏
宗祔計耶撫育孤子搢拄家政者垂二十餘年夫古之
稱節母者非徒守未亡之訓也以一身而兼父師之職
以閨闔而承門戶之重胥子所謂託孤寄命臨節不奪

之君子惟節母亦足以當之太孺人則其人也家故素封租籍市券手籌筆疏咸有條理近自三郟遠及地方善舉斥金仗助無不人鑒其心而詔嗣君以壹志詩書續承先緒使之學成而有聞於時宗戚內外乃僉以茂才君爲不亡然則太孺人之節張氏所賴以有家者也可不謂重歟夫勵名節以教其家卒能保有家世明經之貽也節母之後必有達者嗣君咀英之所宜兢兢也太孺人年五十咀英來乞言余謝以病旣而思今之世何世也蔑禮義而崇名法會廉恥而宜人權毀棄經說破壞前制而人紀幾於滅絕如張氏之世守家法又得太孺人之節以矜式閭門此實係於世道人心非一家之細事也筆而紀之冀有所觀感丕變風俗以復漢明之舊故徵引前史推本於其世德而勸嗣君以讀書成名彰苦節之報卽以爲太孺人壽其爲壽也大矣若夫頌禱之私有諸君子之文在無俟余之辭費也

千秋金鑑錄書後

張文獻千秋金鑑錄新唐書藝文志入儒家類通志藝文略入諸子類本傳稱九齡上事鑿十章號金鑑錄以

伸諷諭大抵其書臚述前聞借鑑異代雖未出大學衍義之上而與文皇帝範一書實相埒故宋儒真西山有謝御賜千秋金鑑錄表曰惓惓進說曰懇懇愛君曰三宗可法曰丹宸獻箴皆足見是書之崖略洎乎有明質本雜出王漁洋皇華紀聞所指駁者一爲隆慶閒曲江所刻一爲嘉靖閒文獻齋孫希祖所撰陸世楷廖燕輩亦極力排舐之當不復熒眾聽矣是刻出韶郡爲今通行之本書分十章與本傳所言合而摭拾唐事傳會成文紕繆之處不可勝計較之明刻惑人尤甚焉試撮舉

鶴巢文存

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大略以書之唐書兵志旨府兵最詳十六衛之設實踵隋制錄於治府兵章多襲其詞而閒有增改如所云若晉至隋法愈誤而權愈替太宗皇帝平定海內建立府兵等語則自相刺謬矣府兵起於西魏後周而備於隋豈始於唐者乎又云制十節度使以總諸鎮之兵攷唐時節度使凡八彼安所據而乃云十耶錄中盛稱宇文融復備載姚崇宋璟張說韓休楊範等事是又不然宇文融言利之臣文獻所心惡者卽張說韓休輩亦豈有善之足述且徐浩撰公神道碑稱公此錄述帝王與

衰以爲鑿戒總不應闕入時事致類稗史彼欲藉此以
堅後人之信而豈知體例旣乖謬妄實甚乎尤可疑者
開元二十四年上欲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賴九齡
力爭得無動其上金鑑錄也亦以是年八月乃竟有東
宮雖尊不可專政之語則其所爭者果何謂矣而謂九
齡忍作此言此豈復有人心者哉其僞撰序表有曰不
世出之主等百世而往又云觀保民致治之方錄中亦
有聖德淵深隆逢陛下聖神文武於以長享萬年之基
等語唐人最重廟諱於御名尤所敬避而竟敢斥言以

鶴巢文存

卷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臣名君實所未聞夫旣託名前哲矣何以率略荒忽竟
至於此其他謬誤又何足論焉何足論焉

晦廬跋

費君善謀顏其居曰晦廬廬曷爲而晦之以居是者之
自晦而晦之也君才識明敏論事若燭照而數計方盛
年神氣瑩澈沈靜有內心見者以遠到期之君亦不安
小就而思有以表襮於世也然則曷爲而晦之君曰吾
於世無以自見吾跡則韜晦而志在養晦故名余曰有
是哉在易遯之上九曰肥遯無所疑古之君子身丁國

難抗高蹈之節屢徵不起如晉之陶潛宋之謝枋得躬
耕賣卜深自諱匿是乃所謂韜晦者也若夫范蠡雪恥
張良擊仇其始苦身戮力隱忍受辱而其後卒以成功
是則養晦之說明夷之象所謂用晦而明者也斯二者
君皆無取要之韜晦與養晦二義其區別不離乎是昔
范蠡用計然之策施於國而霸治產積居而致貲累巨
萬君所欲表襮於世者其志事誠未可量而吾望其爲
范大夫也詩曰遵養時晦君今者無所表見時未至耳
世安有懷才而終不遇時者然則君取養晦之義可矣

鶴巢文存 卷二

三七

約園刊本

因書之以爲晦廬跋

匪窟悲思記跋

玉几詩人以匪窟悲思記示其友鶴巢子鶴巢子喟然
曰詩窮而後工非詩之與窮爲緣也蓋有工而不窮者
矣未有窮而不益其工者也三百篇孤臣孽子勞人思
婦之作感發於性情抒寫其牢愁幽怨傾吐其磊落不
平之氣其思深其詞苦其音嗷以殺至於長言不足索
歎重唏罕譬而喻主文譎諫述已往之事宣難達之情
往往有文人學士百十言所不能盡作詩者以一二字

形容之而情狀如見所謂工也夫孤臣孽子勞人思婦皆處窮者也或窮於心或窮於事或窮於固然之境與夫適然之遇要之皆窮也窮則專壹刻摯深入顯出凡漢魏六朝以來號爲工詩者未有不由此者也玉几晚年喜爲詩意致斐然不假雕飾屬以非意之遭乃有悲思之作倘所謂牢愁幽怨磊落不平者非邪觀其所爲思深而詞苦有礁殺之音焉罕譬而喻繁歎重唏有風人之愴焉其皆迫於窮而出乎繕寫成什屬爲之跋且請賸之以詩嗟夫玉几詩人之窮適然之遇也余自辛

鶴巢文存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亥後匿跡銷聲編詩見志年來客授海上以了餘生其窮則固然之境也而性不好爲詩匪惟不工且以善病故思輒不屬無已則請誦檜風之末篇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以答玉几之意玉几聞之得毋曰鶴巢子才盡矣不哀適然之遇而悲固然之境徒爲此陳言以塞責也

鶴巢文存卷三

清蘄 忻江明紹如甫著

傳志

族曾祖母王太孺人傳

孺人姓王氏年十七歸我族曾祖淮南公逮事君姑婉
婉承順克盡婦道君舅仰峯先生名諸生也以院試高
等食廩餼不幸早世以故淮南公棄書習農業孺人勤
襄家政服粗布服躬操作雖勞動不少懈于歸僅四年
而惟南公歿長子甫周歲次者猶在腹也茹苦含辛上

鶴巢文存 卷三

一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衰親下撫遺孤家綦貧益粟梳衣胥乞靈於鍼旃一
燈熒然恆丙夜不寢時或哀慟達旦其姑慰諭之乃止
比兩嗣君稍長遣之就塾督課維嚴遭張太孺人之喪
營埋祭葬靡弗總禮人益以是賢之卒於同治二年八
月十三日年四十有九

贊曰孺人之歿於今三十有三年矣其苦節特行例得
邀旌表之典而遷延未果亦一闕也嗣孫錦崖爲余從
父行今年上其事於有司而吾族方修家乘實乞余書
其大略載之傳中嗚呼煢煢一婦人畜藐孤於襁褓之

日以養以教以勸於成立卒能保有家世若儒人者可不謂賢哉

先文學府君家傳

府君諱繼善譜諱禮約號薛園又號簡齋性峻潔不喜華靡待人忠實無他腸鄉里後進來學者善誘之不帥教督過之辭色不少假嘗曰忝爲人師擁皋比歲食館穀而因循以誤人子弟人雖不我責何以對吾心也以故出其門者率能敦行力學有聲於時同治五年成諸生光緒四年食饗宮餽累試布政司卒不遇府君爲文

鶴巢文存

卷三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深湛好思導脈經史發爲中聲每一藝出儕輩空過之者喜讀儒先書手一編丹黃靡勸課兒曹歲旦一二日卽教之讀所習諸經剖晰義理往復再四務使明曉而後已居家整肅華言風語不自其口出人皆敬畏之而亦無不樂近之者先大父有子二人長卽府君次爲丙田先生甫弱冠以幼學天逝府君哭之慟已乃仿魏鄧哀娶甄氏唐懿德娶裴氏例爲之冥婚命次子江明奉祀之事母氏林太孺人益謹問煖噓寒依依如兒時女弟四人兩者蚤寡撫其遺孤不異所生故居湫隘別購

宅去錢湖十里歲時必具衣冠遍謁家廟與宗郇故舊
厚相往來蓋府君勤於學謹於家而篤於至性如此江
明不幸生十七歲而孤過庭之訓聞者亦僅矣兒時所
記一二不敢忘府君嘗曰凡人立身必觀之於其本親
者其本也九宗三郇由近而遠苟吾力所能爲賙之保
之不可存利己心拔本塞源而能有濟者吾未之聞也
又曰擇交處世須立定腳根不爲利脅不爲物誘又曰
讀書當以靜養爲第一工夫斗室蕭然如質明神如臨
師保釋氏所謂明心老氏所謂心如槁木語雖不經若
以虛空之念從實地推行其爲學亦庶幾近矣且學猶
殖也厚其培而去其害時至則熟焉剽竊以爲工涉獵
以爲能雖有弋獲譬之雨集溝澮有立涸焉耳又曰富
貴利達伐性之斧余每見豪家子弟呼盧喝雉朋飲酒
操俗首律治蕩終其身吾甚惡之吾願吾子孫世世能
讀書足矣此皆不肖習聞之久而思之又久而身歷之
乃益歎府君識之卓品之粹勵學之嚴斯乃其心得之
言也光緒十四年六月十七日卒年五十有二今年族
之人方有事家乘諸父老及與府君遊者僉曰宜有傳

江明不肖何足以知府君猶憶府君病亟易贊時顧不肖兄弟曰吾生平幸無大過不致累汝曹汝曹勉之毋使吾含恨於地下也嗚呼言猶在耳而府君之歿將及十年不肖輩荒嬉廢業學不加進清夜自思罪何可道述府君言行以傳府君既日以自警且俾吾後人奉爲家教焉

張藜齋先生家傳

先生諱雅詩字幼蘭晚號藜齋鄞縣人張氏系出宋南軒先生累世隱德居南鄉行春里石碕嗣徙於城別爲

鶴巢文存

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市心橋張氏曾祖永禮祖恆足以先生父貴贈官如例父儒績附貢生福建縣丞歷授臺灣某縣縣丞某口府經歷署彰化縣事積資以知縣升用加同知銜授奉政大夫曾祖母梁氏祖母姚氏湯氏母孫氏俱贈封宜人先生讀書務爲躬行不屑屑於文藝窮老布衣而於當世之務能知其概要其處家庭族黨之間艱苦卓絕則純然以性情行之故其所表見皆足爲人矜式張氏在石碕有祠自徙居後未嘗與會食之典修廢繼絕屢請於宗老議弗協嗣謀於族之賢者旣得請重葺譜牒而

以繼事不臧因緣它故眾集矢於主者未竟而中輟先生迺網羅舊聞摻採近支別爲支譜昭穆系本粲然明備自高祖以下以次列木主而祀焉而歲時展石硯宗祠仍不少懈奉政公有兄三人別居尋卒先生以首邱之義親扶柩歸葬世父某某公之柩失其標識泣涕尋求卒不獲終其身以爲大感辛壬之交粵寇擾郡先生方稚年奉母氏避居邑之冠纓莊奉政公服官於閩至是道梗無音信艱難措拄悉惟母氏是賴而事母益謹嘗病喘扶持抑搔衣不解帶者累月庶母先卒母孫宜人相繼逝匍匐稱貸喪葬粗具孤子一身迺艱萬狀惟溺苦於學以求爲自立之計奉政公歷官臺南北亂平稍寄俸入先生悉舉以償逋負一姪歸陳緩急相倚報之尤加厚焉歲壬申聞奉政病耗刻期航海抵官署竭誠侍養明年遭大故哭踊幾殞重洋數千里閒關奉櫬以歸蓋先生至性過人而所處多困心衡慮之境如此先生旣屢試不得志乃薄遊遼東爲諸侯上客襄營務辦捐輸以功得巡檢晉秩五品然輒未一試待人有恩紀嘗主寬甸董氏病甚其友爲悉力調護且經紀其行

卽先生平日感人之誠可知矣其它行多類此茲不著
著其學學大者先生卒於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年五十有五配沈宜人前卒子二長學津次學濂女
二人孫五人先生歿十年嗣子津若濂以行略來請爲
傳猶憶曩年過從郡寓談次先生謬愛余文重以姻誼
不可辭也乃詮次歸之

贊曰冠纓莊陳氏余所自出張氏又陳之外家也余少
時及見外祖母母舅今皆卽世獨始尙存卽先生姊也
陳氏今式微中表相繼天喪寢至不祀往歲津濂兄弟

鶴巢文存 卷三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謀於戚族爲立嗣余悲夫天道難諶榮悴靡常以吾太
夫人之聖善推本於其所生其必有厚德無疑乃至不
能庇其後亦可歛已先生居冠纓莊久余至其地聞父
老言先生設塾授徒嚴正無假借浮薄之士不出其門
地方義舉毅然身任之於風俗有關若賭博淫戲禁之
尤力有習西洋教者欲就其地立堂講演先生杜漸防
微說以利害事遂寢諸所設施其有德於一鄉甚大至
其孝友勤儉則里之人至今恆舉以詔其子弟今先生
旣歿而嗣子津若濂能世其家以不墜先生之教善人

有後又若有天道者存吾聞先生以不得成名引爲生平憾事自世事日非名教墮棄求所謂獨善其身爲政於家而施於一鄉憂乎難之名之顯晦又寧足論邪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若先生者可以傳矣

顧君猷嘉譜傳

君名誥譜名成諤字猷嘉顧氏自明季由杭州遷鄞世爲鄞人父諱昌圻母徐氏君奮自孤童承奉母教以明允篤誠著聲鄉里閒至今歿三十餘年知君者每語及僉曰顧某眞長者云方昌圻公之歿也君生才三年徐

鶴巢文存

卷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夫人撫之曰是呱呱者顧氏一綫之延二老在堂孤未有立是吾責也吾未敢卽死他日長成讀書敦行毋負吾苦志矣年十三太夫人遽歿貧無依爲酒家傭刻苦自厲外家徐喜其誠且愛其才招之入市木之肆木肆在甬江固營運一大宗也君筦出入唯謹消息盈虛具有心計富室倚爲重自是主肆事者垂三十年市中多有期會或事涉紛難必就君質成君亦慷慨尙義不給者助之失職亡籍者振業之以是譽益隆而君欣然若不足者念母夫人苦節賞志以歿不獲遂孝養則涕

泗交頤少孤失學賈近市無建樹以大其宗則怒焉以憂故君與人甚厚而自奉務纖嗇持行高而處身務卑刑于之化翕然合德子五人皆有雋才家駸駸起矣光緒甲申七月二十二日遘疾卒年五十有八論者惜之始顧氏之世嘗顯矣今城南顧家井其族居地也傳緒中衰潛德弗曜至君第三子瑞灃高掌遠躋承先志勇於爲義躬膺懋賞褒贈其先人顧氏始大然則太夫人節行之報與君之所以貽後人者蓋遠矣

論曰余識瑞灃於洪氏息園其後數數見見其才開敏

鶴巢文存

卷三

八

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而行謹愿不惜自卑下以敬禮賢士大夫其意足重也瑞灃自言灃不肖媿負先人先人蓋重士崇道常以己不得終讀書爲恨由斯言以觀然則君所以貽後人者誠遠矣自奇衰之學與天下輕士故亂未有已欲已亂必使人人有士行觀君之行事與其用意與士奚擇哉

盛節婦費孺人傳

孺人費氏慈谿人父諱鴻來母氏吳年十八歸同縣盛氏夫曰沛棻相莊十年二十九而寡性閑靜明大義動止必於禮法自始嫁以至爲發兩家門閭鼎盛費氏世

爲商以南北營運積有巨貲盛亦起家廢著席累世富
厚醫財甬市魄力兼人在郡邑中並著名氏第宅崇闕
俛仰給足孺人處之夷然絕無驕侈之習在室時侍母
疾居喪服勤致哀宛然士行及爲婦事舅姑如事父母
滋益蒸舅梧岡孝廉鍾彬居家有法見者惕息姑尤善
病左右或不當意藥茗之屬孺人輒手進無它諉朝夕
祇承毋敢安肆以是並得舅姑歡其於娣姒諸姑閒用
意周浹壹歸於和旣寡彌自斂抑雖甚悼痛不敢以激
烈之行蕉萃之色重傷老人意先是生子一樹謙女二
臨喪舉遺腹樹諍稍長督過如成人不以無父而姑息
念親老孤弱積憂成疴時時誦釋典或令諸子執書
從旁深切誥誠傷先人之齋志每每掩卷於邑而罷舅
歿諉家政兄公不問贏絀無何商業折閱陵谷忽變公
私交迫則斥所有爲彌縫裁冗緝匱節食縮衣相與拮
据以保遲莫繩樹謙兄弟宜自樹立毋喪志毋有依賴
勤以趨事儉以養廉處約宜爾處樂亦宜爾每燕見未
嘗不以此諄諄焉樹謙娶於秦鄴富家也資贈頗厚一
日請於孺人將以營先兆孺人曰毋庸吾計之熟矣吾

屏當簪珥得錢若干可以爲之椁凡生有所養食吾之力吾甘焉老有所終吾自爲計吾安焉樹謙事母孝不敢違尚於滬屢欲迎養孺人終不可婦秦氏侍姑家居菽水之奉久而彌謹見者忘其爲富家女蓋化於其姑云孺人以甲戌十一月二十九日遘疾卒年五十有九子樹謙孫三人樹靜出爲世父沛杓後

論曰語有之士窮見節義豈不信哉自來易代之際不乏抗志之士然亦有晚節委蛇窮而喪其所守者矣明季遺民風義夔絕若徐俟齋李蜃園沈耕巖之倫窮餓

鶴巢文存

卷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守志至於三旬九食藜藿不充而義不受餽其節行之儼然雖殷之夷齊宋之二謝無以逾此蓋此數子者生平所學致嚴於義利之辨事變激發守之而愈堅固其所耳費孺人以一嫠婦值其家盛衰易軌而黽勉有亡不欲以它財營葬此衰世士大夫之所難而孺人斷然處之無待再計則其中之所守可知矣曩者吾友徐弢士嘗爲吾言之相與嗟歎因備著其事貽其後人并以諭今世之爲士者

先母陳太恭人行述

母姓陳氏外王父太學生諱某公第四女年二十三歸
我先考贈公前妣史恭人生兄欽典七年矣二十六不
孝江明生三十一妹適李氏者生三十二自東錢湖徙
居港陸三十四弟庭鏞生四十二贈公卽世四十四大
母林太宜人卒自贈公卽世而吾家能有立至今繫吾
母之力五十以後諸子各勤職業不孝江明需次在皖
母獨率子婦持門戶六十一就養望江縣署明年皖有
亂挈家依庭鏞漢皋居三年爲宣統辛亥江明歷官臺
州寧國至是調知潛山縣復迎養母驟遭國變崎嶇而
歸歸十年以宿疾卒於家實辛酉六月四日也年七十
有五母之來歸也事大母二十年無日不敬戒無纖芥
不當意故居在湖上室湫隘外宅二楹贈公館生徒大
母所居小樓容一榻一几贈公與母常蹙然不安而其
時房從有不足吾家者日尋衅母曲意譬解卒徙居以
安大母其人尋悔終亦禮遇之大母志也贈公頌身玉
立性方嚴以諸生爲邑大師遠近來學者宿舍常滿母
具食飲必周備家無僕婢爨汲皆任之日辟纊月織絕
有常程大母以下皆衣之贈公治家嚴諸子不帥教扑

責盈百母意矜憐而無姑息室中陳設必整齊門內必
靜肅絲粟不治或終日灌濯母則益敬無幾微不然之
意及贈公將終謂母曰吾猶急子行不吾愧吾母老諸
兒學未成以遺子矣自始病至歿母侍疾數月不離側
方暑爲拭不潔兒輩偶趨出母則斥之曰汝曹讀書何
爲亡親矣不孝兄弟終身以爲疚大母病風痺三年轉
側需人母事之篤謹日撫摩抑搔食則手進之涕唾手
承之夜分必起扶掖更衣雖嚴寒不稍時刻聞微呻則
起益頻數大母意安之凡飲食臥起必母乃適雖姑姊
妹在旁不假手也旣成喪母睡中猶時時作驚起狀終
喪有戚容於諸子教愛如一庭鏞少就兄讀兄督過之
母不爲忤不孝兄弟言語不檢或習於浮靡拂其意則
流涕誠飭不孝輩卒不能改亦優容之而自奉甚畜每
製新衣必什襲以藏饋時食必問值多寡或日庭鏞自
外歸奉狐裘廉其值以告卒不常御也丙午江明補授
桐城縣知縣值母六十假歸上壽母喜且誠之曰若儒
緩民必安之慮不稱上官意雖然積誠以相感無難也
未之任板授望江母至縣見水道淤淺曰此處農田不

如吾鄉饒沃水旱不時官宜籌荒政其後江明在望江復社倉在亳州治洛河如母之教署後有廢壤飭丁芟治爲圃吾鄉務蓄菜雪裏蕪見方志尤美菹之盛以陶器窄以石可半年食圃成取種下之庭有石橢圓自洒漉用以醃督課婢媪作息有恆子婦主中饋如其在家毋製金飾毋衣錦綺曰吾兒不能苟合於時宜時時爲退休地也江明歷皖南北凡內事雖千里外常爲之節制方國難初作母莅潛山未旬日踰月皖有變江介莠民竊竊謀爲亂母誠江明毋顧家於是徇城鄉立團練

明罰勅法境內得無動而時局蒼黃心私憂不測先是兄隨侍在署母命以帑行不得通忽庭鏞聞來省迺奉母盡室行道安慶邏者疑官挾貲遁要庭鏞就質某署索行篋幾徧皆弊補衣始廢然及遜位詔下母馳書趣江明歸時不孝已引疾以典史某攝事候代比來家居嘗謂一家之中尊卑長幼各循其序男女各治其職居室雖陋而內外秩然菜羹蔬食而中饋有主若是其家必治易之則亂推之治縣卽推之至於治國莫不皆

然故十年中目擊時事之芬亂常太息不已不孝痛自
念爲吏旣促促無狀學殖日落復不能抑心理家政分
吾親之憂而中年以後長兄旣歿家室相安循循軌轍
身免於大戾徒以有吾母耳嗚呼母氏聖善人子歸美
之恆情而如母之至孝極順勤其身淑其家以莒其子
孫其事立人倫之極其言皆可傳於後宗黨稱之士友
信之則非人子之私言也不孝負罪人閒偷生視息徒
以有吾母耳今母逝矣不孝尙何恃以爲生耶母以江
明同知階值宣統元年覃恩得封太宜人嗣江明加四

鶴巢文存

卷三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品銜例得封太恭人以國變未及請子三欽典國學生
國子監典籍銜前六年卒江明光緒二十八年舉人三
十年恩科進士安徽桐城縣知縣庭鏞國學生鹽運司
經歷銜女一適縣學生李芳年前卒孫四人承重賢疇
賢燾賢鑄賢銘孫女一人不孝偷生一日不敢沒親善
不敢誣親葬有期略述梗概銜恤陳詞干謁當世立言
君子錫之銘誅毒痛憑塞荒率不備不孝男江明泣血
述

姜君炳生行述

余識姜君炳生始戊辰編詩之役詩最錄鄉獻斷目清
代正續凡四十三卷自校訂迄印行閱時三載費逾萬
金鄉人士欣成之者姜君其一也越明歲己巳君纂家
譜成索余敘其始末先是十年君嘗設族學建義莊矣
方事之始展轉以條例屬訂定余固未知君何如人而
以其能仁族也援古誼爲之發凡起例君因是重余見
輒致敬曰微先生莫成吾義至是君歿嗣子承遺令屬
其戚王君來請曰願有述余以病謝請益堅乃次其略
而歸之君諱忠汾炳生其字姜氏之先在明季有曰祥

鶴巢文存

卷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慶者自餘姚稍遷至鄞之梅墟族寔大以氏氏所居曰
姜家隴遂世爲鄞人曾祖諱明誠妣包氏祖諱倫篋妣
俞氏考諱孝義妣王氏陳氏代有隱德逮君迺奮起以
好義聞於時君生而岐嶷願體羸善病年十五棄書學
賈於滬無所得弱冠喪怙恃以孤窶彌自淬厲少涉獵
旁行文字舌人語言乃益展習之爲時效用滬上綰轂
江海歐美大賈麇集牟利器君才爭相延致業日起倚
異日隆君則要之以誠信出其識略高掌而遠跡與時
俯仰恒操厥贏駸駸稱素封矣比歲以滬市開拓賈儻

地產贏得過當貲益饒君曰吾毋殉財爲也幸有餘以
貽子孫吾知止矣遂一切謝去君雖與外商狎然未嘗
有馳騁之娛綺靡珍異之好居家遵任公約衡量出入
教飭子弟毋固毋不孫用是以保有其家恆自念先人
有長者行食貧累世未克有所設施迺遵其意而行之
以爲至戚莫如天屬推而暨於一族暨於一鄉暨於一
邑凡吾力所能及皆吾應有事也皆吾先人遺志也故
其所施行不徇衆不驚名心之所之懸的以赴其課之
也有程其爲之也必規諸久遠旣設族學建義莊矣時
復增益其歲入俾贍給毋乏旣纂家乘矣以祠字庫隘
不稱爲增建寢室及東西序復用周禮族葬法買山百
畝爲兆域立饗堂如祠制生有養死有歸此皆其所以
仁族者也姜家隴襟江帶河西達縣城東底鎮海杠梁
之政與道路並重村之東曰隴東西曰隴西隴東之南
曰積善其北曰汾陽隴西之西南曰懷安以次及於鄰
壤凡爲杠梁者七皆君所成也村之路有幹有支曰隴
北曰隴南爲丈三百有奇曰隴庵曰隴洞曰隴懷隴金
隴漕凡十里而強砌石築土務爲樸屬寬廣之度車可

方軌行者便之舉辦巡警以輔守望厲行自治以厚民生凡都市之所建設村中幾備焉其戚王君實左右之而受成於君王君謂余凡君所爲皆先有成算擇人任事分年程功已成之迹所費無慮數十萬其未旣者遺令中諄切誠督要於必行且別舉遺產若干備他善舉之需此則惠於一鄉者也其他在滬在甬關於教育興作振貸諸大端皆量力飲助邑中近編新志君聞而起曰是鄉邦文獻之所寄也吾曷嘗有志矣首輸三萬金以爲倡蓋君孳孳於爲義不遺遠近此其尤較然者也

吾聞君事兄謹兄曰錫鑿已別籍矣迎之居滬至老相愛如兒時妹家貧以時饋給姊早歿語及輒於邑諸甥皆振業之使之有成由君內行觀之其生平所施措殆根於心者歟有本之水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之行始於親親極於愛物道固如是也君以癸酉十月十六日歿於滬春秋六十有七配趙氏子男三守賢守良守方守良前卒女四皆適名族孫男五節和節清節寅守賢出節裕守良出節盛守方出君先營生壙於東錢湖之下水旣成自臨視見其地小學簡陋不能以普及

慨然曰吾事也治學舍費若干歲費若干吾皆任之矣其廬心蒙養至老不倦有如此者余嘗論范史傳獨行以爲雖一節之士風義篋絕讀之足以使人興起自後作史者尠立門類郡縣志亦然惟吾鄞萬授一氏纂修府志因李志之例立特行傳以存一郡之奇傑然所載好行其德者亦復寥寥可數嗟乎世之握齟守富者多矣有能以睦婣任卹著聞於時是亦千百中僅見者也君之爲義竭其才量由家族以暨於鄉邑而其事實功效迄能垂之永永余故委曲書之以爲爲善者勸今方

鶴巢文存

卷三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輯邑志有采摭君之行誼者庶有徵於余言是爲述

黃泥壘阡表

光緒八年先大夫葬祖考兩世於湖上黃泥壘之麓其時距曾王父之歿蓋五十有四年矣啟櫬棺徽敗不可舉迺易棺更斂先大夫噉然哭急解己衣爲藉親奉持安置具冠服絞衾如禮自始事至卒斂哭失聲親友會葬者皆泣下江明方穉未知先大夫悲哀之深也將窆而甚奔走泥淖中以次歲事先大夫有弟蚤卒亦穴其右以祔既葬乃進不孝兄弟而誥之曰葬不可緩也小

子識之烏乎自吾王父以來至於先大夫之身期功之親以細故輒相構難游遭喪亂家亦中落故曾王父之葬遲久而始舉及今思之宜吾先大夫悲哀之深之至於是也曾王父諱自上字凌霄氏忻世系詳家乘中以少孤不竟於學服賈養母高王母曹太孺人苦節高年公事之甚孝疾且殆自以不得終事母引爲大憾既歿則聞太孺人室中入夜衣履有聲裴回牀下呼阿母家人始常驚久而習知爲公也皆感歎而以爲孝行之無閒生死如此卒以道光八年正月二日年四十一妣戴

鶴巢才存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孺人守志三十年咸豐八年十二月一日卒年六十七子三長卽吾王父贈奉政公諱成國字常春以字行端重寡言笑遇人無少長戚疏造次必於禮宗鄙以嚴見憚設肆里中自主之其爲賈質而廉而身折節爲儉其於人亦然非時節或酤酒若市珍物必問家何需否則竟裁抑之喜讀儒先書自念世爲賈近市非初志中年益究心經史之學訓子弟有法每課讀獄獄坐對指摘其得失過於嚴師先大夫績學敦品皆家教也同治元年粵寇擾寧波公有姑歸洪氏避亂頓壘山中閒關

省視憂悸成疾遂卒閏八月二十三日也年五十二公
固國子監生以次孫江明官馳贈文林郎晉贈奉政大
夫妣林氏贈孺人晉贈宜人林太宜人事姑甚謹撫子
女甚勞苦遇戚鄰里甚有恩紀以光緒十六年五月
五日卒年七十八子二長卽先大夫次叔父諱禮綱劬
學天逝年十八卒以同治八年六月八日未娶先大夫
爲聘陸氏亡女合葬命子孫世祀之江明禱昧無似罔
知舊德顧嘗逮事先大母平居所詔告與過庭之所嘗
聞大略尙能省記而語所不及闕焉弗傳自咎玩愒未
嘗博訪詳稽其湮沒何可勝道然卽就所省記之一言
一行推見吾曾王父王父之生平幽光潛德其所佑啓
者實大而愧不肖輩修名不立喪贈不及遠無以貽令
名也思欲以文字表章一二自知淺薄不稱則又怨艾
嗟歎者久之繼念今距世尙近及今無迹後人益罔聞
知負罪滋甚用是攬摭舊聞伐石摘詞揭之於阡以示
我世世子孫俾尙知先德墓西北向左爲曾王父母以
次而右是山之麓實處巽東南隅山曰朝北山曾孫朝
議大夫四品銜安徽桐城縣知縣署亳州知州江明表

先府君墓柱文

先府君之葬也埏道之石未具遷延及今三十年矣不肖自以修名不立言不徵信未敢以狀求有道之文而放廢餘生奄忽將盡一二舊聞思遂泯滅以重不孝迺輒書之墓柱且以貽吾後焉府君諱繼善譜諱禮約字簡齋寧波府學廩膳生少受業王實夫先生之門先生篤行有道士也事寡母極歡家居動必以禮喜讀宋五子書其學以誠實不欺爲主府君事之謹所居隔一水月日造請契合異尋常師弟晚年恆舉本師行義詔子弟曰讀聖賢書難在實踐如先生真足爲後輩法吾僂俛焉而弗逮也鄉邑之士及事王先生者則交口稱府君似先生云不自生十七年而孤所嘗習十一經皆府君指授而於其學行之至者茫乎未有聞知旣居喪吾母陳太蒸人泣語諸子曰汝曹知汝父之爲人乎吾家故貧也汝父資館穀以養室廬庠隘置生徒外舍一椽之庇吾與吾姑共之姑所居室裁容膝晨夕省視意覺然不安而其時羣從有不慊吾家者相侵益甚迺奉母他徙歲入僅給養不能豐而意有餘也女弟之寡者竭

誠撫之俾孤甥有立葬祖父及殤弟三世爲一塋屏當以濟皆吾姑所念釋在茲者也居嘗語余讀書期有益吾身吾狷急不容物時而有得則渙然焉積久而怡然焉而獨於事親常缺然也此汝父省身之學而吾第舉其事之易見者也自吾來汝家未嘗見汝父有情慢之容安肆之行祭祀必齋邀言動必檢攝設置必整齊燕居如臨師保繩諸生必於禮法盛夏常褐衣冬一綈袍十年不易今吾得敬蚤莫以有吾家汝父教也汝父之學吾不能知其行亦不能悉數也不沒汝父勉事吾言

不肖兄弟涕泣謹受教自府君歿後十數年中諸子或儒或賈循循軌轍幸免於戾及不肖作宰皖中太恭人因事勛勉務以經術爲治毋渝先人誠敬之行以此得不獲辜於上下旋遭國變棄職杜門旣喪長兄又失我恃不肖以愆尤叢集之身尙復偷生視息門庭依舊子姓日增非吾府君盛德之留貽曷以有此我後人敬念哉仰瞻先龔儼然肅然永奉爲家法以畏吾世則府君與太恭人勲勳誥誥之遺志也府君卒於光緒戊子六月十七日年五十有二宣統元年覃恩以不肖同知階

贈奉政大夫安徽桐城縣知縣嗣不肖加四品銜例得
晉階朝議以國變未及請元配史太恭人生兄欽典而
卒實同治己巳四月六日年三十有一繼配陳太恭人
卒以辛酉六月四日年七十有五不肖前爲家傳述所
聞懿訓以當面命茲特著其以身教者明吾府君學有
本原匪直言教而已我後人其敬念哉癸酉冬十月第
二子江明謹述

清故州同銜國子監生張君墓碣銘

君張氏諱翰芬慈谿支浦人鄉俗少文君尤以質勝無

字知與不知皆稱其名曾祖德雲祖乾利兩世隱德考
學元以軍功起家授定海千總擢都司粵寇陷浙公在
杭城破巷戰負重傷回籍旋集義勇攻鄞西賊峯復慈
谿有功事載鄞慈兩志及董氏明州繫年錄都司生三
子長舜芬前卒次蘇棻廩貢生敘功保以知縣用隱於
醫有集行世君其三也少魯鈍以家貧親執爨御之役
兄讀書擔簪從行而秉性沈毅篤於孝友裘太夫人卒
君已能自立喪葬極厚事兩兄甚有禮蘇棻善病君親
調藥餌扶持之惟謹君精計然策滬上巨商延主葭藥

肆屢獲奇贏，搆立公所釐訂規則，同業奉爲職志。戚友貧者振業之，其才者汲引如不及，以是推於人人。或以急難告，量力扶助之，無少吝。故聞君之歿，三郤皆泣下。可以見君之爲人矣。配朱安人，無出。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卒。繼室以其姊生子二，長鳳鏘，次鳳閣。女二，長適洪某，次未字。孫一樹榮，君以國子監生援例授州同銜。卒於光緒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年五十二。今年十月卜葬於某鄉某原，以原配朱安人耐而穴其右爲繼室。生壙事旣具，其兄蘇棻明經來請銘，余交明經最久，蓋敦篤有道人也。君歿時，明經哭之至喪，明以是益賢君，乃爲之銘，銘曰：

鶴巢文存

卷三

三四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氏族名字聲氣相矜，山邱零落，沒世無稱。繫名與實，疇重疇輕。寧野毋史，毋貌榮名。君以質勝，見君性情，貞珉不泐，視此刻銘。

故內閣中書副貢生方君墓志銘

方君之卒也，余旣爲辭，哀之越明年，其孤卜以四月朔葬。君慈谿東鄙，即官坪之新阡，元配鄭恭人前卒，已下窆矣。先期來請銘，誼不得辭。君諱積鈺，字式如，鎮海縣

人方氏於縣爲著姓其先居閩之莆田宋時有諱軫者以任子官太廟齋郎上書劾蔡京論戍後爲鄞令罷官遂家焉占籍明州居慈谿鳴鶴山稍遷至鎮海鳳浦縣再徙相墅族始大曾祖亨學用懋遷起家有義行事詳縣志祖仁和早世考玉書附貢生中書科中書兩世以君階獲贈如例祖妣氏劉妣氏鄭並以節旌君幼學篤行顓頊自敕身處膏腴泊然儒素自爲諸生試於省兩充副貢旣不遇援例授內閣中書不謁選而爲政於家本生祖潤齋府君父舖臣府君仍世好義嘗主持滬上

四明公所拓其構宇爭界保冢設支所甬北不恤資力前後功稱最公所者郡人旅歿瘞殯所在也君嗣爲董事謹守先緒事益修舉歲會時祭旬月視察必躬涖必敕必周終其身無或渝者平居不事聲氣若邑有大役就君諮商凡文獻所繫農田所賴民生所需輒身任無難色施及遐邇所建設輸助實宏且多而君欲然若無與從未一語及之其斂抑不伐善類如此顧余尤心折君者蓋嘗就本原之地夷考其行謂如君之踐履篤實於古人殆庶幾焉君之少也鞠於庶祖妣朱太夫人旣

歿哀思無已迺以遺資贲宗祠以其節請旌入祀闈揚
之甚備念事親日淺則敬諸父若父雖齒少於己不敢
先進退唯諾必謹律身綦嚴服御無珍綺棊几木榻環
列圖書日蚤起手寫日記錄史傳可法式者積帙至等
身客至雖燕褻必衣冠端居一室噸笑不苟諸子兢兢
各勤所業內外執事數百指恪共帥職無有敢惰謾者
其於鄉里耆宿及後進知學之人皆折節敬禮久而愈
摯凡君行義之所著壹出於誠絕非貌爲恭讓取謹厚
名者所能至於乎是可銘已君年七十有一以丙子四
月十二日卒鄭恭人卒於癸酉某月某日年六十有口
子男三傳洪傳洵傳濟女三適裘適史適倪孫五人曾
孫二人銘曰

貧而樂富好禮之兩言道本體禮於身徹表裏儉若恭
其涂軌孝與謹其根柢卓哉君敦踐履刑於家修諸己
立頑懦式浮靡魄瘳斯銘以紀石不泐山不圯

明經張君墓碣記

吾友張君之歿也其孤弱葬故綬今年始卜吉某山之
陽具碑碣如制筮日下窆憶歲己未君臥疾瀕篤余視

之諭所苦君曰吾病夙矣吾一生潦倒予所知也顧自
省無大過幸而獲沒得子文以葬死不憾至是諸孤理
前言具狀再拜謁余文諸禍何忍辭也蓋君始爲諸生
盛文譽積不得志耗耗成心疾家貧用方書自治療因
盡讀漢以上諸書以醫名於時方君懸壺郡中所往還
皆余舊識讀余所爲傳記文而善之介而相見驩若平
生旋爲余已消中之疾因定交焉未幾余宦皖君移寓
滬濱蹤跡稍疏國變後余以憂憤故病肝胃益曠就君
君款留旬月治之百方並用諸法散遣以廣余意如是
既久病且閒而君外樂易而中多菟結遘疾數月竟以
不起此余所爲深悲永歎者也君諱蘇棻字性如別署
萃墅慈谿縣學廩膳生援例充貢曾祖德雲祖乾利皆
力農考學元負氣骯髒膂力絕人以軍功授千總粵寇
擾浙助守杭州擢都司禦賊巷戰負傷歸同治紀元募
勇會官兵復慈谿有好事具緒編修成博所爲墓表妣
裘氏封恭人君念都司公傷廢功在鄉土而不竟其才
銳然思以儒術自奮少從何崧青葉子川兩先生游博
涉書史爲文華實並茂十試行省屢薦不一當某科主

司得其文奇賞之已入彀矣而見遺君自是不復試既以善病通醫學則益專精其業爲人治病審證察脈推究病原處劑立方直中竅要於素問所稱五疫辨之最晰壬寅丁未夏秋之交甬滬水疫盛行他醫莫之察也賣漿某家已斃四人君既拯其祖若孫比其子疾動君遠出他醫治之誤尸斃矣君至楔其齒視舌有生氣急投辛溫而愈裘姓婦傭也鍼刺汗泄勢垂危與以葭附及夜往視則俛別室矣揭帳燭之察其絡血未敗君曰是患寒瘀毒閉宜解毒活血可生也瘀下霍然治他疾多類此性忼爽而愛人視人疾痛如己在疚或證有出入朝視之夕必躬問焉而後安尤貧賤者尤軫恤焉晚而授其子鳳郊詔之曰醫小道人所託命毋雜應爲能毋倖中以喜必察於三部九候明於陰陽表裏寒熱虛實之分隨證施治仁以爲質學識以濟之毋以其術市也生平不輕撰著有急治彙編若干種皆論說方案隨手錄存者此不足盡君之學而於此亦可得其概云君雖游於醫子暇輒臨池學書神似南宮與余論近今文章家源流得失極推方姚曰吾不能是矣蘄子病已而

有進也居家內行甚修於三郇有恩紀與子游者皆稱之卒以己未十月二十五日年六十有四配王孺人子四鳳樓出爲人後鳳郊能世其家鳳采鳳燁女一適裘孫三人孫女四人今距君歿十有六年矣余以貞疾坐廢不自意偷延視息今且及君之年得見君葬以完諾責惟是學不加進才盡氣灰狀君生平淺淺不稱無以厭君之望重理前緒彌自媿已

重修潺浦廟記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夫隱之道蓋異矣巢許之高蹈遺

鶴巢文存

卷三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世者也夷齊之苦節砭世者也賢者宜何所處乎吾嘗徵之於遯遯彖辭曰與時行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身隱矣於時於人又奚與者蓋遯之時義守靜以制動扶陽以抑陰其道足以輔相天地左右斯民然則遺世非賢人之隱而隱者之必有裨於世可知也秦漢之際隱君子曰黃公生於鄆葬於慈其事蹟見於史志遠難徵信而兩邑人尸祝之至今潺浦廟者宋時爲社清代改建始祀公夫無德於其鄉距世且遠而神之也何居傳曰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秦以前明州僻在海澨

節義之風誰實啟之公當秦之暴漢初之雲擾名動萬
乘潔身不仕儻所謂賢人者非耶其所傳應徵出山羽
翼太子事溫公修通鑑已闢其誣今試讀其采芝一歌
託迹唐虞寓意悲憫庶必有介石之操厲世磨鈍之行
足以興起百世者晉夏統嘗言會稽風俗循循有黃公
之高節就流澤之所逮以想見公之爲人先河之功詎
非祀典之所宜舉者耶廟建於乾隆中葉歷百餘載寢
失舊觀里人徐炳燿曰吾不知公之道於世奚若也吾
徐氏世世奉嘗此剝落傾圮之不葺無以妥神靈迺與

從子規從事營度廊而新之殿廡門垣聽事之屬闕壯
逾昔糜白金萬有二千任其半而以其半屬諸勸募經
始丁巳仲秋越一年葺事落成之日遠近瞻拜恐後濟
濟踴躍咸肅以敬鄞縣忻江明聞之慨然曰甚矣賢者
之繫人思也自秦漢以來國家治亂之迹君子小人消
長之故略可考見晦盲否塞蓋莫甚於今日吾思天地
之閉人心之澌滅也庶幾有隱君子者輔相而左右之
用遯之義守坤之貞砥柱橫流扶掖名教以爲九鼎一
絲之寄意在斯乎然則黃公之得祀與是廟之成皆於

世道有繫因闡易義著公之所以祀以詒來者

寧波錢業會館碑記

記曰大信不約說者謂約約劑也周禮地官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凡市易必有劑自古然已錢幣市易之券也圓法變遷人趨僥利若唐之飛錢宋之交子會子今之紙幣以輕齎稱便風行海內其爲信亦約劑類也此所謂市道也市道而幾於大信者有之乎曰有之今寧波錢肆通行之法殆庶幾焉海通以來寧波爲中外互市之一地當海口外貨之轉輸鄰竟物產之銷售率

鶴巢文存 卷三

三四明較書

約園刊本

取道於是屢肆星羅輪舶日月至儼然稱都會矣顧去閉關時不遠市中行用以錢不以銀問富數錢以對自墨西哥銀幣流入內地始稍變其習然不用銀如故卽有需則準他路銀虛立一名以錢若銀幣易之日有市市有贏縮通行省內外以爲常吾聞之故老距今百年前俗纖儉工廢著擁巨資者率起家於商人習踔遠營運徧諸路錢重不可齎有錢肆以爲周轉錢肆必仍世富厚者主之氣力達於諸路郡中稱是者可一二數而其行於市匪直無銀乃亦不專用錢蓋有以計簿流轉

之一法焉大抵內力充諸肆互相爲用則信於人人故一登簿錄卽視爲左券不啻也其始數肆比而爲之要會有時旣乃著爲程式行於全市其法錢肆凡若干互通聲氣掌銀錢出入之成羣商各以計簿書所出入出畀某肆入由某肆就肆中彙記之明日諸肆出一紙互爲簡稽數符卽準以行應輸應納如親授受都一日中所輸納之數爲日成彼此贏絀相通轉而計息焉次日復如之或用券掣取曰畀某肆司計者以墨圍之則爲承諾如所期不爽無運輸之勞無要約之煩行之百餘

年未聞有用此爲欺給者雖深目高準之儔居是邦與吾人爲市亦不虞其有他儻所謂大信者非邪顧吾又聞之咸豐之季滇銅道阻東南患錢荒吾郡尤甚市中流轉之錢直大減當見錢之半鄉民病之洶洶謀爲亂數月乃平夫錢幣之爲用載信而行虛實必相輔直必相準如權之在衡如契之同而別之使民不疑循是則理不則亂今紙幣充斥帑藏蓋寡罔利者或外輸不已虛車無實後將有受其敝者夫思每中於所習而法必期於相維吾願當事者毋變其俗而有以善其後也錢

肆舊有公所湫隘不足治事比年期會益繁適度地江
涘別爲會館鳩工於甲子某月暮而蕝事旣成來請爲
記因著其事之有繫於風俗者且揭其利病所在冀後
之議市政者有省焉至是館之成捐輸之姓氏及在事
有勞之人凡金石例得書者別具於碑陰茲不著

四明公所甬北支所碑記

四明公所者吾郡人客死叢殯之所建於滬上經歷久
遠曰四明者標地望以名之者也吾郡之續建公所始
自光緒八年仍其名者內外不嫌同辭也茲繫以甬北

鶴巢文存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者記事必實其地曰支所明有統也先是滬上公所地
爲外人所侵吾郡人之僑滬者出全力與爭事乃寢鎮
海方黼臣觀察其先世固嘗有造於公所者旣幸茲壤
之獲保又念首邱之義俾死者歸骨於鄉不可以無所
妥采眾議相地甬江之北建丙舍置義山歲運園還戒
期趣葬無主愆期者瘞之表次立碣男女異兆著爲例
上海東南一都會也郡人衣食茲土者日益眾公所規
模日益展拓吾甬共給之事亦日益繁而國中海口商
步及各行省之旅居者凡有四明公所者會館運屢歸

葬率傳於滬以達甬丙舍不容則以時加闢慈谿小隱山義冢不敷則益置網灘山廣之於是觀察之子明經積鈺繼任滬事以兼攝非計誣諉於鄉之賢者分營並進別爲會以董其成諸所設施漸規遠大逮前六年戊辰厚集羣力爲一勞之計相之度之掇之築之基址曠如屋舍翼如蓋自支分後遞嬗至今譬之建國初爲附庸繼列小侯終則位於甸服儼然會歸之極焉尾閭之輸濫觴於涓流岱宗之峻積素於土壤始事之功眾擎之效至是乃大著吾四明故多義舉然以余所見後先

疏附一倡百和不憚罄其力以竟其施莫茲所爲盛蓋死喪之戚在原之痛人子泚頰鄉鄰急難情之至也動之以至誠要之以可久事皆眾著款不虛糜治理之至也以故十數年間滬公所所屬之南廠北廠東廠與四明醫院先後告成集資不下五六十萬且以餘力扶助於鄉鄉之人亦集資十一萬有奇以成斯舉昔孟子以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之始因民之利而使民資以死生其趨令也如流水取鄉之財而使隸於鄉者資以死生其響應也若桴鼓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既

訖工主所事者林上舍植賜具圖籍來請爲記因備著其顛末而並爲推本言之如此所之制四周爲廠以厝醫凡爲閱三百二十中爲舍稍前爲堂區爲三等其數如廠四之一後爲停醫處用以頓舍凡十所有社祠有先董祠有祀室有治事室門垣廊廡庖滷咸備章程條例具於冊所外隙地及義山若干別有籍而所之前迤左築室曰歸復處爲郡人病歿於外俛斂之所亦隸焉焉見董其事者方積鈺陳道域余盍顧劍卓殿英毛雍祥張濂俞煌徐秀祥已故者費紹冠梁秉年董嘉徐方來陳俊伯嚴英袁彌通陳聖佐蔣能保皆郡人並有勞於茲所例得附書

毓秀義塾記

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蓋周時行鄉遂之制學校徧於國中周官黨正謂飲酒於序王制耆老皆朝於庠鄭注以爲鄉學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序之名不專屬州黨要之州黨之必有學乃一定之制所謂黨庠州序者特錯舉言之而惟家之有塾則有定地有定名蓋教始於家家者統族屬而言太宰九

兩其一曰宗以族得民宗法既行必不可使家有不教
之子弟故設爲塾以教之爾雅塾者門側之堂所謂夾
門是也然則今之家塾大率本此矣陸補庵先生以
名孝廉爲邑大師憫子姓失學以爲俗之不醇尚家之
無教欲仿古建塾之制而資力未逮迺集眾議以六世
至十一世祖並有圭田祭則歲舉而搏節子姓享饗之
筵席儲以爲學費擬議於光緒八年閱十載始延師教
授凡房從之及年者咸入焉補庵先生手訂塾規名之
曰毓秀自是厥後歲有羨餘則置田以垂久遠寸銖稍
累羣力經營又二十年而塾始成於序蓋其難哉維昔
賓興之典隸於鄉學州學者謂之秀士升於司徒曰選
士而黨正屬民讀灋書其德行道藝族師書孝弟睦婣
有學者以爲選舉之標準推其意蓋凡稱士者必當務
於有體有用之學自宗法廢學校衰俗尙澆漓士習浮
夸有心世道者怒焉憂之吾願陸氏之父兄繩子弟以
古法始之以孝弟睦婣終之以德行道藝以無媿秀士
之稱斯先生命名之微意也塾凡三楹規制整樸在堂
之東居門之左與夾門堂之制合既成先生之子習藝

來請記迺質書之而徵之古法如此是役也與其事者
洪筌洪緣孝偉世善世坤世寬皆有勞例得附書

虹橋別業記

梁君文臣以乙卯之秋作宅甬東彩虹橋越年就其北
爲別業經之營之既有成緒壬戌冬君歸自齊識余於
費瑚卿廣文所迺屬爲記蓋至是余蟄居鄉里者十有
一年矣此十一年中余不知以何紀年也但知爲某干
支而已不知今是何世也但見憧憧擾擾如築室于道
謀而已夫國中猶廣廈也庇其下者不知凡幾而無主

人焉盜賊踞其室禽獸奪其居使居是者皆播蕩於風
狂雨驟水深火熱之中而不知所屈故處今之世如烏
之巢幕燕雀之處堂苟以圖一日之安而已而梁君迺
於其時成別業一若自適其適且務欲爲久遠計而徧
徵題識而及於余梁君之言曰吾之爲此非以觀美吾
先德可念也吾於別業祀之吾遺書可寶也吾藏弄其
中吾子弟不學可慮也吾於餘室爲校以教之吾之經
營是誠不能以已也余聞君作客萊維閒善居積一貨
殖才耳而其言若此夫明人倫尊經籍啓迪後進皆儒

者與人家國之事而君言若此其志行殆必有過人獨
區區治生也歟哉使天下之人而皆知此義譬國於廣
廈寧復有棟折榱崩之懼然則君之爲此於世道有繫
余故樂爲記之質之廣文以爲何如

芝軒記

林君芝浦以字名其軒屬余誌之始余未識君谿上費
瑚卿廣文謂余芝浦至性人也行修於家而信乎朋友
及見君則貌癯而腴眉白目光內斂類知道者聆其言
曠達而肫摯與相處意常有餘廣文之言蓋信君好書

鶴巢文存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畫所居軒琳瑯滿架多名人手蹟尤雅慕余文且曰某
錄錄無足稱請君爲言所以名軒之意吾聞芝爲瑞草
爾雅疏王者仁慈則芝草生又嘗讀抱朴子所論列石
芝木芝草芝都數十種則流於神仙服餌之說世傳神
仙多荒誕獨葛稚川氏寡欲潛修尋書問義於儒者爲
近夫未有神仙而不本於真性情者有真性情斯能長
生久視君之行於人爲瑞人於物爲瑞草其人如其字
以名其軒誰曰不宜卽以君爲抱朴子之倫其亦可也

陳氏涵養山莊記

涵養二字屬心性言始見於宋儒語錄然非本義說文
涵水澤多也詩鄭注訓涵爲容玉篇養育也長也从食
羊聲有食人之義之二說者引申之大抵不離乎澤物
者近是六朝文體瓌璋猶用古誼陳書沈炯傳文帝嗣
位表曰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沈孰非涵養蓋謂
德澤之廣上蟠下際無物不在涵育之中與書稱咸若
詩詠鳶魚其悒一也然則涵養云者非有仁心有仁聞
具民胞物與之量而以博施濟眾爲事者未足以語於
斯陳君子墳旣營生壙於縣西鄙八馬橋其祖坐存芝
山之麓相距不百步也歲丁卯構山莊若干楹有堂有
聽事門廡翼然庖福咸具堂中奉祖若妣而虛其下爲
他日棲神之所旣成額以涵養曰吾軒以是名也今卽
以名吾莊吾曩遊芝山而樂水木明瑟花鳥怡人是莊
適居其勝時一流連焉足以豫悅吾心性云爾他非所
期也雖然君豈勵勵焉爲身謀爲豫悅計者綜君生平
內而尊宗祠廣祭田外而卹糈振乏拯溺施糶以及地
方生計災荒善後義所當爲赴之如不及由君之事以
窺君之志殆無往而非仁慈之流露而猥曰吾以謀一

身焉夫一身之與民物孰大孰小其爲名孰久孰暫君
辨之審矣而況爲德於鄉者固已若是其侈哉今夫有
天下之任者以利天下爲事有一方之責者以澤一方
爲事蓋各有其分量焉以君所爲令其所處高所及遠
寧不能擴胞與之懷而宏施濟之願惜乎浮湛眾中未
獲藉手於大者遠者然而河潤始於濫觴雨施起於膚
寸君之心足以澤物而有餘余故以爲涵養之名不虛
也抑聞之宋吳秉信兄弟四人奉親居小溪朱山堂後
產玉芝人以其孝感所致因號堂曰芝堂山曰芝山芝

鶴巢文存 卷三

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之得名自吳氏兄弟始君家世與之媿孝友亦庶幾
似之語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謂孝友爲仁愛之
本也君誠知本者其推暨於民物固自易易故因記斯
莊也而輒援古誼以爲言

鶴巢文存卷四

清鄭忻江明紹如甫著

雜著

高祖使陸賈賜佗印爲南粵王賦

以令稱臣奉漢約爲韻

漢高祖卽位之十一年於時三垂用命四貉輸誠惟南
粵趙佗承任器之舊業據南海之雄城誅守吏而收旁
郡稱武王而竊榮名自秦時爲外表之尊曾發龍川而
移檄比漢帝王關中之後猶憑駱役以抗衡帝以爲中
原既定邊患亘平彼夷人於此屈彊敢作負隅之勢令
我國有加禮數應深望闕之情非同議結和親立闕氏
以收冒頓行見化成漸被諧越裳而變丁令有陸賈焉
才華宏肆氣宇嶒峻舊是行人之選新聞寵命之膺星
軺遠出天語親承謂但使供藩臣之職勤方物之登臬
奉玉帛而歲增此輩如羊羣何待雄師之撻伐乃公居
馬上詎容異類之憑陵乘傳遊橫浦陽山用宣中國聖
人之德銜書至桂林象郡俾易蠻夷大長之稱然而苗
頑未格桀驚難馴詔書雖下約束罔遵其國露紆魁頭

鶴巢文存

卷四

一四期叢書

約園刊本

比夜郎自大其君魁結箕踞如凡伯弗賓何以折梗頑
而使化何以援威德而直陳何以去黃屋左纛之儀俾
修臣職何以致鮫魚荔支之獻時集奇珍耀朔方十八
萬旌旗何以使舞天先至收黑山四百三部落何以令
率土稱臣賈則前而致詞曰殘熒雖閃不能當渤海之
流也細卵雖堅不能勝昆侖之重也方今皇帝朝野一
新河山並輦百蠻之族歸心九譯之來接踵而王猶長
遠徼以自雄幸虛名之坐擁一旦朝廷震怒出函谷而
興師將士電馳下零陵而鼓勇罪正不庭鋤嚴非種彼

鶴巢文存 卷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絳灌特持節鉞凡有梟者必誅問番禹僅等彈丸何所
恃而不恐願西望拜長安之命爵秩榮膺故南行渡滄
水而來鶴書遠奉化於是穆爾收容慨焉興歎謂新朝
既大包容豈下國敢生離畔南人不復反願今生永作
藩籬漢德方代興使外服盡歸羈絆邀兩字之榮封飛
九天之華翰颯越之君帝所命幸荷恩施服嶺以南王
自治用資衛扞信辨士之言比十萬眾居然氣奪英雄
致橐中之賜直數千金應見光昭璀璨干戈戢戢誰將
絕道以背秦帶礪如新長此築臺而朝漢良以申大義

之堂堂矢正言之謂誇善隨何之說辭抒廊生之才略
故能使奉詔歛歔聞言感躍大夫出塞業頌盛典於剖
符天子臨軒將念殊勳而錫爵使使者歸來闕下有平
外徼之功令夷酋僻處海濱時幕帝鄉之樂以此服漢
高之能善撫綏且益嘉陸賈之克膺付託看此日受銀
符而通使羅拜新君待異時禁鐵器而備兵重申舊約
擬謝希逸求賢表

臣聞騏驥服馭用致千里之效麟鳳在囿斯成九陽之
功稽古龐鴻職植之世厄鳩躡暝之朝曷嘗不藉資徇
齊以佐沖漠伏惟陛下斟酌元化陶鈞太儀步趨莖詔
曠若淵海佩服黻纁遂如神明五官五橫揆牧得士七
曜七政綱維有人用能治奏登咸頌溢衢巷臣竊惟興
替所由隆弛之漸式觀往牒眇覲玄風驅羊入夢是膺
黃軒之圖飛熊載占爰受蒼姬之籙赤龍帝子錫二九
之封白水真人圖四七之佐是以藻朗金石鬱蒸風雲
虔軌唐模塗歡里忭而歲歷綿曖瑤華罕嗣弓旌之典
滯乎郊垆璜玉之珍翳諸林藪豈惟下璞不潤荆陰將
無隨珠有遺漢浦鳳翮不舉鶴書罷搜進選之軌不其

謬歟方今三雍穆化五典從人而敦儒貴才一任選部計資定品惟曰限年致令勢要悉登臚仕憫彼寒悴莫望清途九品辜中正之名六條廢淹滯之舉欲使飛黃服阜赤文候日其可得乎且夫惟善爲寶楚書所歎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今欲以一人之識鏡九流之務斯卽山叟知士切漢構凌雲之臺燕昭好賢臨河做碣石之館竊恐沈珠莫掇淪玉未抽夫桓公取才不遺九九王良甄隱非憚屑屑越石縲綬之士晏子延爲上賓毛生賣漿之徒趙勝目以國士楊喬容槩木於左右丙吉擢

鶴巢文存

卷四

四四朝叢書

約圖刊本

郡牧之能名簡冊所載良爲盛准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尙書依分銓用若其稱職舉主延賞在非其才坐以黨惡迺若巴蜀文雅見化於長官中牟股肱慎簡夫良令兒童竹馬爭迎郭伋之車漁陽桑枝先受張堪之澤是宜就加榮寵久假事權庶使圓首方顛苗黍之歌載穆滂仁曠誼薪樞之典允升臣生遇亨途躬漸王路實深文仲竊位之恥冀免絳灌沮才之誚輕陳庸管懼氛恆典

復雲麓同年尺牘

奉手教并大著真如從天而下嗟乎吾輩尙有生日耶
辛亥以來疊經憂患於天爲僂民於家爲鮮民於國爲
子遺之民尙有生日可言耶兒子不聽阿翁言乃以茲
事瀆先生寧不諒先生新愈之體平事師事父兩失之
矣但旣承閣下編暑提管三十年知己賤名不可不留
於大集中輒復轉喚爲喜雜誦大著情至文生中年哀
樂歷歷寫來覺河南道上京華邸中桑海巨劫苦由餘
生之情狀如在目前忽喜忽怒可歌可泣則又驚歎而
下拜不圖爲文之至于斯也惟其中獎飾過當讀之汗

鶴巢文存

卷四

五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顏無地因來教有就商增損云云輒依指刪節一二而
以稍近實際語附益之仍嫌過情也親自謄寫信筆所
之略有異同於不幸而壽一段文字同心之言悽然欲
絕意擬歸結於不苟同不虛生以寓箴規故復有增損
極知僭妄恃愛幸不見罪則請改爲贈序存稿而於謬
爲點竄處加以諛正將抄本寄擲俾得交兒子敬謹錄
藏知師若父生平有此雅故同此隱痛也四明清詩略
已付裝行就正臨穎無任主臣

董公鄧耘像贊

并序

公諱雲達字懋勳號鄭耘鄭人祖諱明倫太學生欽旌
孝子父諱義大學生贈修職郎公爲贈公次子少讀書
兼習騎射年二十五入邑右庠爲諸生母張太孺人早
卒事繼母卹備極孝養性端嚴人畏而敬之子弟不率
教雖童幼必重斥或開罪於公輒請宥於卹太孺人大
孺人爲緩頰公必順從而無違焉董氏自明季居高塘
未有祠孝子公遺命以構祠爲首務故贈公亟亟爲之
不幸未竟而卒公承先志踵成之督率工匠毋偷毋怠
以蕙厥績贈公之歿也方營新宅而未竣遺命撥田二
十畝爲公自建西廂屋之費公讓而不受其敦行於家
有如此者邑中向有常平倉胥吏上下其手以歲入之
穀強貸富民而收其息侵蝕累數千金又有所謂莊首
者其法以一圖爲一莊歲派富戶一人主之錢糧逋欠
及境內命盜諸案惟主者自門稅其役者雖生監婦女
亦不能免鄉邑之患莫此爲甚公與石孝廉名俊張教
諭燮曹孝廉廷璉力控大府勒石永禁一方之患始絕
其爲德於鄉有如此者始贈公力學不得志公兄雲廷
公晚年始博一衿以未遂顯揚爲憾公雅意繼述儲書

萬卷延名師督課子弟比長子璘餽於學次子琅舉於鄉而公之意迺慰生平於尊祖敬宗尤所致意先代墓祭必親往展拜有後至者督過之嘗曰祖宗一生心計盡在子孫以一年中之一日事尙不知盡心揆情度理安乎否乎又曰喪具稱家之有亡與其多費以治喪不如撙節以裕祀其篤於承先啟後有如此者公生於乾隆二年四月二日卒於嘉慶三年七月二日春秋六十有二以女子新昌訓導官贈修職郎配殷氏沈氏王氏皆孺人江明壻於董氏外舅師孟如先生公曾孫也歲時過外豕拜公遺像肅然起敬旣又得家狀而讀之益心欽公之爲人迺略敘其生平而系之以贊詞曰

濯濯於空侃侃於公直內方外惟道之從自公有作繼起多賢文章經濟裕後光前若山有脈若川有源典刑世世尙其勿諼

曹君蘭彬像贊

錢湖之水盈盈兮似君_乳之清二靈穆如彝鼎兮似君神之寧君容與與兮根於中情婉愉以事母兮洵柔愛而爲兄施由近以及遠兮藹乎善氣之迎亦徇時而興

學兮毅然養正以爲程窮計研之遺策兮紛目謀而心
營餘事爲詩以自遣兮蕭然兀坐而神凝往予真鄉獻
之叢著兮謀鳩資以刊行君義形於色兮奔走訊予而
相翼以成始見君之貌兮今則見君之心形有時而敝
兮心亙古而常惺青山無恙兮湖流有聲告我邦人兮
式是典刑

方君式如明經哀辭

歲次丙子四月十有二日鎮海方君式如明經以疾卒
於滬上之舍館先是君病脾泄足微極余視之起居如

鶴巢文存

卷四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恆時謂當以藥瘳也自後苦消中益以腹痛始居內謝
客余訪之醫問之其家病狀乃有進無退輒怒焉以憂
嗚呼孰謂其遽至於是耶余客授滬上晚而獲交於君
君禮余意甚摯每相過研索經義賞奇析疑坐輒移晷
余亦閒就君閒話疇曩或旬月不見聞余小極必臨視
余病肝胃得藥餌輒相饋余所居門巷時時有車轍馬
跡焉而今已矣嗚呼垂老遯荒寂寞寡侶得懇款如君
者而交之而又奪以去余其何以爲情耶創臆填膺無
所抒寫迺泚筆而爲之辭辭曰

天帝夢奪我壽人死者何憾生失所因君懋厥德卿
長奚讓君善於文爲時哲匠兩登乙科終闕英華以淑
其身以修於家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沙社衣冠士林眉
目世趨下流禮教淪喪一砥歸然百川爲障澤枯起瘠
乃其緒餘恭儉好禮是曰眞儒胡天降戾靈光乍傾少
微夜黯赫曦晝暝民之無祿喪此典型遠近悼痛矧我
友朋生失所因死者何憾我作此辭寧惟私感

金允升先生哀辭

清遜國後二十年歲在辛未五月癸丑前景寧縣學訓

鶴巢文存

卷四

九

四明葉晉

約園刊本

導鎮海金先生卒年八十先生諱士衍字允升其先教
授於家以學行陶淑邑後進後進之士宗之至今論師
道者必曰金先生爲儒官教士如其鄉稔滿而歸遺值
國變杜門不問世事讀書靜坐毅然守不磷不緇之節
晚號磷叟蓋其自道云嗟乎古今易代之際必有士焉
違眾抱獨扶植名教其身之存歿不徒繫一方之重而
晞髮白石竟歌吟聲阜帽黎牀亦成故物故足哀也金
先生非其人歟其孤賢宗以事狀來乃爲詞以哀之詞
曰嗟君師之天秩兮寧隨運爲乘除眾跂訾以背常兮

吾志節其曷能渝抱祭器而拜廟庭兮誓終爲孔氏之徒明吾志以致遠兮曰惟澹靜之蘆柴桑忽其彫謝兮名與故國而俱書人亡則國亡兮吾以哭海巢之舊居

題盛小吾書人亡

右盛小吾先生先生畫物山水畫二通其一以山爲體溪巖樹石界之一人據亭坐兩童子汲水煮茗若伺應者其一以水爲體草樹扶疏蕪葺叢雜水榭中一人持杯凝望小艇三五凌波往來帆影篙聲耳目如接幅中點綴有致山坡行策杖者石梁上凭闌觀者略約跨水騎驢過者皆望中景也賓主分明生氣遠山先生殆胸有邱壑或寄跡適在是閒而作此歟畫無款題年月哲嗣士廉出以相示且謂余曰吾父好讀書能詩知醫顧常以體弱輟業寄情繪事不多作不自珍茲特其幸存者而筆意閒適猶想見吾父之性情吾敬謹虔藏貽示吾後子盍一言重之余不知畫然嘗學爲詩米襄陽文湖州之畫名古今矣而讀襄陽丹淵兩集一擅風格一饒韻味何與其畫相似也畫者無警之詩不知其詩讀其畫可已士廉君承家學於醫家言無所不窺余以病

胃輒就治君進以澹虛適情之說傳曰上藥養性不必其藥石也觀先生之畫其卽先生養性之術歟因參其意而各系以詩

深林翳巖岫閒花得春意位置亭臺中長物可成志觀象默無言清淡襟心胃似聞呼兩僮泉香茶熟未
置我清涼界風來聞棹歌有橋通彼岸有閣臨波陀捷登與安步得失竟誰多願從乞杯勺飲之還太和

梅占春小傳

余白遜荒後落莫寡歡今春蘇某氏園客有善飲者

鶴巢文存

卷四

十二

四明叢書

談明季復社故事聞伎梅占春工牡丹亭諸曲則遭
致之來羞澀可憐良家子也詢問家世根觸余懷作

梅占春小傳

梅占春剡城人年十六七許纖小儂慧貌秀麗不著意
修飾而姿致天然家故中人賞其父買也薄女紅不事
使就鄰家讀書願善病作輟無時師愛其慧恆卽家授
之漸通句讀最後乃之縣之省求所謂女校者而肄業
焉未幾亦棄去桑海之際邑遭蹂躪父有肆在里山盜
闖其貨挾以去勒贖千金家人驚且憤既贖父出死喪

枕藉貨遂罄古春年旣長侘僚無聊則雜取牡丹亭石頭記諸小說而日浸淫之爲鄰某所給睨焉母不知檢因媒氏挈以之甬媒媾女慧利其貧說之隸樂籍母惑之女執不從則以死要之曰寧忍吾爲道殣邪始居北里愧憤不自勝獨與吾友某善書問往還情詞悽婉席次語及身世輒烏邑泣下一日中酒迺戲指罵其曹偶曰若何爲者若倡耳我豈與若儔哉嗟乎人生處喪亂之際所遭不幸顧此則失彼顧彼則失此千迴百折不惜自裂其名如李陵陷身匈奴思欲得當以報主于右

鶴巢文存

卷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丞以遺世之高致而汙於僞命豈非賢者哉一日委蛇終身蒙恥士夫好持苛論而悠悠之口狎侮橫加且夷之與噲等伍如斯類者蓋大可悲也雖然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古今弱女子且然何況士夫獨其中有甚不得已者其身雖辱其名旣裂而充其羞與噲伍之心重諒其所遭之不幸則如陵之忠義石丞之高尙寧當以辱身而掩邪君子觀人於其晚節占春其慎以圖終矣占春工書牘自署劍眉諱其姓故不著著其可感觸者如此

鶴巢文存卷四

鶴巢文存

卷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鶴巢詩存目錄

五古

田家雜興

擬杜留花門

挽從母陳太宜人

題小滄桑館

哭李九香同年

七古

天封塔歌

鶴巢詩存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函刊本

贈劉驥遠同年

五律

館中春雨有懷

上巳日同謝君景綬董君運水包君藥墅踏春集

蘭亭字率成四律

曉發橫谿

寄懷董君運水

哭徐麗泉先生

挽林朵峯太守

七律

感懷奉和鎮亭師

黃葉

紅葉

餞別鑿非軍門

讀彭澤詩

古劍

西湖柳

擬少陵秋興

鶴集詩存

目錄

二

四明園書

約園詩本

贈湯君遜齋

贈王惜庵同年

費瑚卿廣文索詩賦此答之

贈張君詠霓

次韻奉和王蓮友明府

集題梅百詠集句酬高閒雲同年

五絕

過南屏張忠烈公墓

七絕

次韻賈寯卿卽席

借友赴甬雲麓文伯兩同年有詩紀事卽次其韻
以事爲人募名讀雲麓同年拒滬上好事者瀛洲
會之招賦詩二章見志感而賦此卽用其首章

韻

鶴身詩存

目錄

三

四
約園刊本

鶴巢詩存

清野縣忻江明紹如甫著

五古

田家雜興

賽社歲復修祈穀迂田祖朋侶雜
邇來烹雞具新黍柴門逐江開
涼風拂遠渚對此話桑麻歡呼
執賓主力穡乃有秋此事亦振古

豐年多黍稌高廩相連屬門無
一吏呼家有十年蓄荷篠誰氏子
熙熙但鼓腹置身羲皇年古道
載敦樸我亦

鶴巢詩存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田閒來長歌紫芝曲卽此敘閒逸
悠然爽心目

擬杜留花門

用原韻

天地遘塵昏長河怒奔決胡雁
蕭蕭翔睥睨無漢月大將出幽燕
中原苦戰伐禦侮召外兵羣幕道
不絕兩京指掌收峩峩見宮闕宣
光自神武奚事假此物登高一以
眺荒郊含落日連雲萬竈屯刀兵
森霜雪勢壓渭水流悲泉共嗚咽
牛山但隕涕豈知末大折秋風西
北來秋氣常嚴急天道有慘舒水
懦旣更烈聞道留花門揮霍極京
室顧視哀鴻傷人煙轉蕭瑟

挽從母陳太宜人

凍雲黯滿地瑟瑟風吹衣入門見縞素有淚紛如絲前
者訪母病母病知難支豈期棄我去不及再來時維母
有令德內外稱仁慈早歲相夫子姓名達丹墀謹事君
舅姑潔手奉盤匱夙聞內則訓子婦禮無私寧求眾人
諒常使親心怡親病躬侍藥晨夕慎扶持舅謂吾婦賢
渙然釋前疑賢孝不自襮重陰忽朝曦以是天祐之晚
歲得諸兒樛木能逮下應之以蚤斯飲食若教誨慈母
兼嚴師家聲幸無墜綬福宜在茲他善亦稱是恩紀徧
此當哀誄奚解吾母悲

鶴巢詩存

二四明張詩
新園刊本

題小滄桑館

堯舜官天下天位輕做屣妣氏崇世及顓制此焉起自
夏迄今茲興亡更幾禩封建運告終并田亦殘毀人各
私其私割裂禍山水陵谷迭變遷天地成奇詭然而造
物者寧彼不易此眾驚亂之門抱獨治所止物物俾有

主愛護斯董理勢厚寧獨偏保存良足恃瑣瑣田宅謀
分當貽孫子食德服先疇敬蒸桑與梓一旦悲黍離踟
躕故宮址易主已繁歎誰肯泯姓氏費子告我言茲土
昔見褫汝陽今我歸整葺詎能已吾亦愛吾廬世事任
波靡靈光歷劫存命邪暢斯悵江河不廢流寓言道在
是俛仰極古今歌聲應變徵高臥夢羲皇來日知何似

哭李九香同年

羣盜弄潢池宗周悲黍離君返自江漢我亦行遊歸紀
綱已傾墜大廈誰能支我隱於市君隱醫我拙於文君

鶴巢詩存

三四明徽書
約園刊本

善詩歌聲雜變徵相對恆歔歔誓同槁木槁秋葉辭故
枝生既無名氏死復何所悲徒嗟失羣鳥踟躕一號呀
君死在俄頃飲啖如平時是豈肝腸崩熱血濺裳衣周
有萋宏曾化碧君今熱血灑向誰吁嗟乎君血我淚共
此心無情天地尙窮陰

七古

贈劉驥達同年

兵家儒家別部居文經武緯道則殊誰與兼之青田叟
篋中寶劍胸中書荆山直下漢川來嶽奇浩博稱君才

學劍更學萬人敵書成挾策上燕臺東盡滄海南湘沅
馳騁欲窮天馬轅神州昏墊意不樂掉頭去去臥鄉園

如此才華詎容隱長安冠帶紛援引福星一道浙東西

聖水稽山屬封畛

君以錢塘道尹調會稽

此官舊制兼兵備隱然

重鎮海東地改結不調茲益勞但覺稱名今昔異君年
五十貌豐屢拊髀太息心未降當官盡吾力所至能令

轄境無驚龍中宵起坐讀孫子

君著孫子淺說行世

太白睽睽生

光芒有時舒紙作秦篆筆端不減吳鉤強媿我同時薦

秋賦一例邯鄲難學步才人未嫁青娥老歎息韶華已

鶴巢詩存

四四別錄書
詩刊本

非故韶華有盡情無極風雨瀟瀟教晨夕浮萍飛絮各
因緣京洛緇塵成往迹感君慙慙懷舊衷斬君努力明
德崇文章功業由此選家集試讀犁眉公

天封塔歌

明州建國形勢雄大江如帶瓊郭東海濤橫溢斯鎮之
陡然平地卓孤峯有唐通天登封紀飾眾庀材興鉅工
是時鄧泊猶未移天意已將靈秀鍾凌雲健筆扛百斛
中有精氣燕飛龍又如長劍倚碧落寒銚倒射青芙蓉
陽開陰闔互盤礴烈火一炬鏗鐵銘宋元以來迭興舉

文人諸記碑磨龔逮入我朝更修葺魏煥繁費經營功
內材堅樸外觀壯勢若直透雲霄中四面闢戶恣登覽
街衢交錯棋橫從官衙佛市森羅列坐市者肆儒者宮
日月雙湖兩杯酌一城橢圓如掌同東望太白南金乳
縹緲欲接仙人蹤此塔峩峩鎮此郡海若卻步毋敢衝
願千萬禩作砥柱登高長嘯天爲風

五律

館中春雨有懷

愁懷每不解況乃雨纏綿書卷書常掩孤燈夜獨眠抗

鶴巢詩存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顏慚腹笥無語對詩篇時復悄然望遙村隔暮煙

上巳日同謝君景綬董君運水包君藥墅踏春集

蘭亭字率成四律

浪跡山陰地年年禊事修放懷隨水盡極目老風流俛
仰今時寄絲絃此日幽人生亦暫敘集類每同游

永日山林趣亭陰少有天長流足幽抱化宇亦隨遷茂
竹娛清聽崇蘭引大年靜言風詠事列坐次諸賢

每以春興感遷流況及終暢懷當水曲終古此山崇觴
詠欣今抱觀遊慨昔同所之亦既倦絲竹寄和風

取次懷春曲春情盡有期清和天地氣修短古今悲暢
敘無終日感興又一時情懷聽大化老至豈能知

曉發橫谿

艤棹過清溪彤東影欲西曉風吹斷雁初日開荒雞詩
意與俱遠青山向我齊不堪愁裏聽孤鳥一聲啼

寄懷董君運水

同是窮途名閒情付醉吟與尹日攜手幾輩孰知音夜
雨聯牀誼暮雲春樹心平生詩酒契我亦賦苔岑

哭徐麗泉先生

鶴巢詩存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昔聞徐孺子高義冠南州自託葭李誼言從杖履游秋
風侵病骨春雨滯歸舟問訊嗟無及公胡不暫留

昨介耄期壽蕪文爲紀年赤眉知孝子白髮老枯禪身
以孤行潔名應易代傳瀧岡他日表鄭重待書阡

挽林采峯太守

平昔忘年友晨星漸已稀會文成往迹入世懼危機宦
俗君先隱時荒我亦歸無端頻感逝望斗更何依
一對明廷策泉漳治績新蠶山多隱恨靈石作詩人梁
月懷其落野花無復春招魂何處是惆悵憶前塵

七律

感懷奉和鎮亭師

抗懷回溯中興年，幸覩金甌缺處圓。
迨雨幾曾深計慮，積薪徒自逼熬煎。
山河六代成官地，功罪千秋籲帝天。
百萬金縉拱手擲，救時猶道相臣賢。

離亂驚心天寶年，深宮感泣識崔圓。
龍蛇跋起三邊棘，猿鶴聲哀百慮煎。
元振寢兵甘辱國，杜陵憤世每呼天。
東山久繫蒼生望，我爲斯民敢借賢。

西湖柳

用漁洋山人秋柳韻

鶴巢詩存

七四明破書

約園刊本

湖名西子最銷魂，況是垂楊綠到門。
長日可憐垂手舞，新春初仿畫眉痕。
王孫官舫湖邊渡，遊子征車郭外村。
只爲年來多別緒，繁華舊事莫重論。

晚逢明月曉鞍霜，離恨年年曲水塘。
遙塞更添持戟士，深閨怕啓寄書箱。
青樓萍梗憐官妓，朱邸桐陰歎故王。
欲向南朝尋舊夢，舟北去大功坊。

咸道科名汁染衣，關心時事想都非。
牽絲彭澤風塵悴，訪翠章臺信息稀。
三市春來遊騎鬧，六更鼓罷曉鶯飛。
物猶如此人將老，元子平生壯志違。

春到吳山總可憐
江城微雨禁城煙
京臺衙市程遼闊
宛洛關河恨邈綿
畢孟軍營盤馬路
循和亭館聽鷓年
六橋煙樹今無恙
何必尋詩灞岸邊

黃葉

秦淮煙樹半霜痕
秋到江南欲斷魂
宮柳衰殘雲點淡
井梧搖落月黃昏
疏篷影裏前朝事
畫角愁邊晚照村
遣興不辭頻中酒
離人心緒與誰論

紅葉

閱盡花番一建瓴
揚州綺夢幾人醒
御溝水逝詩都怨

翻集詩存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驛路晚晴車乍停
賸有燕支含墮露
半隨鴉點散零星
哀蟬落葉情何限
望斷斜陽木末亭

擬少陵秋興 用原韻

風生虛籟響空林
秋至人閒倍鬱森
眼底江山都感慨
劫餘天宇但窮陰
拂纓已負終軍志
視策徒雄祖逖心
閩道遼陽罷征戍
更無淒夢繞疏砧
秦晉關河迤邐斜
似隨輦路到京華
炎風未肯銷金甲
弱水誰從挽鐵槎
芻粟枉供胡馬俸
菰蘆淒動佛狸笳
客途多少傷時淚
迸作荒山躑躅花

夸父橫戈怨墜暉中原王氣竟衰微流膏灌路魚爭上
毒霧漫江鳥戒飛豈有重臣資控馭但籌下策亦依違
長城散牧多聞馬可惜霜嚴首不肥
勝局憑收劫後棋變絃竟作曲終悲直驅海若翻凶浪
猶望河魁相吉時出塞疲驢頻橐橐過雲哀雁總遲遲
漢家肯把珠崖棄猶有朱鷺入夢思

太乙靈仙隸九山無端控鶴向人閒苦窮元化供三筆
且學清齋禁八關塵網忽攬身外感霜顛漸損鏡中顏
才人廝養原同盡便擬青衣廁卒班

鶴巢詩序

九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一昔臨邛怨白頭長門憤賦漢宮秋極天風雨無邊響
斜月關山觸處愁已慨一軍化猿鶴何能終歲狎鳧鷗
會當倚劍崆峒上忍使窮奇崇禹州

翻覆誰窺造化功盛衰都在轉園中孤花自抱凌寒節
敗葉難禁過峽風鶯界春迴荒地綠鯨淵氣懾曉暉紅
要持一息爭天運失得何勞問塞翁

我宅江鄉勢演迤青山遶舍水平陂任他松菊荒三徑
分與鷓鴣借一枝警夜烏嗁呼夢覺催人駒影逐時移
秋來秋去渾何事遠樹茫茫天四垂

贈湯遜齋君

同是前朝白髮人，輸君詩酒樂閒身。忘懷得失希元亮，

隨分居游學。穎濱腕底逢山供點筆，君纂修岱山志已刊行眼中

桑海任揚塵。卻欣貢樹清芬永，秀發孫枝代代新。君於十年

前曾手植代代橋結實纍纍喜而形諸吟詠其風致可想矣

音塵未接氣相求，坐領書城肯乞休。鄉國遺編思訂誤，

昌國典錄關係一邑掌故君嘗鈔校一過穴巖墜簡待尋幽。唱酬韻事追香

社，清初吾鄆高隱學與錢整庵諸公結耆社文字因緣

託選樓。貺我琳琅寶探摭，君所輯翁州詩徵稿本曩年校訂四明清詩略會假一鈔

鶴壽詩存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更期鑒別有陽秋

贈王惜庵同年

隱居著論續潛夫，翰墨生涯夙所娛。題扇右軍驚市眾，

書囊大令授門徒。度藏家有磨崖拓篆刻，名應煮石呼

更羨詩才兼畫品，天然妙筆輞川圖。

昔年同賦鹿鳴詩，宦學分馳又一時。十載津門勞夢想，

半江淞水證心期。衣冠歷劫都如舊，鬢髮催人各已蒼。

金石千秋君自有，願言共葆歲寒姿。

費瑚卿廣文索詩賦此答之

行逐荒江謝俗紛，忽逢舊雨一傾樽。
爲言衰鬢同潘岳，君痛賦悼亡有約新詩索許渾。
世事蹉跎容我懶，儒官偃蹇得君尊。
石田茅屋歸來早，杯酒心期合共論。

七十年華眼底過，閱人閱世感如何。
早憑遺蔭爭高曠，轉爲清才受折磨。
耄學尙思搽壁簡，苦吟只唱定風波。
達觀近悟莊生旨，隨分都成安樂窩。

神州搶攘說辛壬，壘塊填胸酒不禁。
洛社誰尋遺老迹，滄桑猶繫故園心。
辟塵祇合黃冠隱，對鏡寧辭白髮侵。
卅載論交知己感，相期共續采薇吟。

鶴巢詩存

十四朔叢書

約園刊本

萬事如棋末劫難，羨君抗手獨登壇。
懶看時局爭盧雉，且結幽棲託鳳鸞。
幾輩優游同覓醉，百年容易強加餐。
遺塵高躅無人問，別墅何妨擬謝安。

贈張詠霓君

小築園亭事息游，期將著述紹前修。
匡時計相書篇在，與學文翁教澤流。
千帙彙成鄉國集，一經貽作子孫謀。
明山況有神仙侶，消受清閒到白頭。

次韻奉和王蓮友明府

養心於佛隱於官，出世何如入世難。
差幸本來存面目，

每從真率見胸肝
蕪城秋老詩懷迴
蓮幕霜清劍氣寒
聞道淮陽有遺愛
知君不作宦游看

我與深山木石羣
明心見性卻輸君
飄搖身世愁風雨
寂寞鄉關望水雲
夢裏鶯花空色相
靜中鐘磬遠音聞
憑君得識旃檀理
尤勝奇香百和薰

集題梅百詠集句酬高閑雲同年

鑑湖乞得便還鄉
志節皎然日月光
不願和風諧世俗
剩將傲骨看滄桑
穀城黃石誰能見
白鹿青崖我欲狂
一片冰心冬在抱
釣臺迤窟兩芬芳

鶴巢詩存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許羊權恩俗塵
白衣甘與淡爲鄰
龍髯馬角成孤注
泛宅浮家作散民
只有清標餘縞袂
肯將遲暮怨芳辰
貞心便足爭千古
合使齊年比大椿

歲寒三友共論心
放眼高歌四座驚
嶺上白雲爲伴侶
人閒城郭半榛荆
荷鋤帶月清閒課
散髮乘鸞獨自行
別有羲熙心事在
孤芳依舊抱幽貞

風急天寒意自怡
興來潑墨漫淋漓
論詩雅愛陶元亮

筆法誰傳楊補之
爲寫生枝點春色

嘗以墨梅
二頃見貽

俱從太

極孕神奇麻姑尚有丹砂戲
占盡風流醉習池

五絕

過南屏張忠烈公墓

勝國衣冠在青山見淚痕首陽如有志何事恨雙猿

七絕

次韻費冕卿卽席

瀟灑情懷似樂天清歌妙舞每當筵鬢髮不稱風光好

緩怕增年又過年

天上瓊花取次開消寒無計且銜杯眼前亦是鷺鴒侶

卻報雛鬟勸酒來

鶴巢詩存

十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偕友赴雨雲麓文伯兩同年有詩紀事卽次其韻

文物彬彬舊四明跡躑交錯恨難平衛王懾敵成奇策

不負重洋一夜程

十里錢湖壽域開我行兼爲買山來

山在湖上曰寒場

撫棺一

哭遠兄弟

有事族兄之喪

淺土鴿原倍益哀

擬爲先兄營葬兼造生壙

以事爲人募名讀雲麓同年拒滬上好事者瀛洲

會之招賦詩二章見志感而賦此卽用其首章

韻

巢居戢翼遠塵紛求友嚶鳴未絕聞飛入冥冥終被算

可知野鶴遙聞雲

餞鑿非軍門

欲將俠骨老淮陰一笑掀髯遂解簪汗馬辛勤名將業
金雞籌畫盡臣心百蠻威懾雷霆厲兆姓恩銘雨露深
何事故園歸去賦岷山觴詠滌塵襟

讀彭澤詩

泠泠琴意寫和沖菊酒居然大隱風典午衣冠遺一老
柴桑貞介薄三公平生志節青天在故國河山綺語空
猶有瓣香韋柳繼晉唐代異審音同

鶴巢詩存

十四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古劍

斗牛終古照豐城三尺純鈎百鍊閩盡盡興亡杯底影
難忘恩怨匣中聲山河歷劫銷銛角豪傑當年寄死生
極目風塵今未息好將霜鐔出長平

鶴巢詩存